藥泉集 九

神道碑

共十七

藥泉集第十七目錄

神道碑銘

藥泉集第十七

神道碑銘

統制使柳公神道碑銘 庚午

昔我　仁祖臨御有虎臣曰統制使柳公下世今將五十年而墓道無文公之少胤承宣君亦已老矣思速其成具狀屬筆於余敬諾年過五六來徵書至六七而猶未有報也非敢緩實有待也蓋當丙丁之際公受命於西閫建功於東峽而歲月已遥傳聞錯出今其治兵之方决勝之略雖有子弟賓吏之所記亦或非身履而親見者也思得足及乎樹羽之地面訪

平隨麾之卒以徵其必信而未有路耳適余受命赴燕再過安州又遷北邊道經金化備得兩地人口談與筆錄又身登戰場徘徊顧眄想像當日事如在矚焉於是始敢隨聞記實以示來許非但爲公象山之私刻亦擬夫補史之闕文也崇禎丙子西憂孔棘朝廷拜公副元帥未授鉞曰元帥之咸不若兵使之專移拜平安兵使前曾再莅及是三矣兵民已信功緖有因州城纔經丁卯之陷人心凜凜而公率厲將士修戰守之具增堞浚壕外築土牆牆內外掘坑如品字形綿絡相接使人馬不得近附築新城引入江流

以備泉渴積待米粟足支數年日饗士以待之警報至幕裨請出眷于外公曰當與軍民父母妻子同死生耳淸兵過城下以騎少不得出要唯嚴爲守備淸主自乘大纛馳覘望城上無一片旗無一人聲曰大軍臨城安靜如此守城之將必有智略不可攻積草城外因風縱火從煙外引去葢懼其追躡也時京都消息隔絶公日登陴南望痛哭爲勤王計使寧邊府使李浚留營戒之曰謹守無動勤兵得五千餘人與巡察使洪公命耉相會丁丑正月二十六日次于金化遇賊過掠者數十人送銃卒擊斬十餘級奪人畜

分將士翌日候吏言賊陣于十里外與洪公計欲同入據縣北山城洪公不可又曰賊衆我寡必合兩軍庶可當也洪公又不可引其兵先陣于縣南塔谷公曰地勢夷下易於受敵不若移高洪公又不可但憂其陣後行疎公分遣麾下二百人以補其缺自陣于其左稻田之阜阜三面陡絶一面連山亦中斷如蜂腰依林木布兵設柵爲固翌日質明賊先犯右陣之前進退者數三俄而數千騎自後山馳下而壓之疾若風雨衝截兩陣之間使不得相救一瞥之頃右陣已潰洪公死之賊乘勝向公陣右陣敗卒與賊相蹂

躪而入前營將具賢俊死之陣中驚擾離次公立馬
高處大呼曰我在此無動將士始逥立致死力地形
旣我俯彼仰而栢林且密虜騎不得突矢亦多著樹
不及人我兵凴之從其隙發砲一丸輒貫數三人賊
少退公復娖隊整陣令軍中曰矢丸無多不可浪費
賊到陣前數十步之近我當颭旗汝等觀我旗齊發
違者必斬令旣下賊分兵迭進輒盡斃之積屍齊柵
日晡時賊傾陣而進有白馬將馳上下指揮公擇十
卒使潛踰柵外並發砲殺之果貴將也然終日苦戰
士卒疲極或有從後亡去者公命作樂爲戰捷聲以

激厲之士氣復振昏後賊始退偵者告虜陣中哭聲沸天而援軍繼來不知其際公曰今日之戰幸而得勝而矢丸已盡不可復戰不若乘勝勢移陣間趨南漢命收軍中破銃藏藥繫繩參差其長短而爇其端散挂栢林而去砲聲續發竟夜賊不敢逼旣明大擧而來陣已空矣駭慴不敢追公全軍趨狼川復整器械向南漢聞和事成詣京城外待朝命命以本任還營金化人爲公立碑于陣墟之前以旌戰功嗚呼我國積衰纍弱者已久而猝當滔天之賊八路勤　王之師在處奔潰無一人嬰鋒者公獨當偏敗之危用

疈裂之餘使強虜救死扶傷不暇終辦得隽之功不
其偉歟公諱琳字汝温高麗大丞車達之後初籍儒
州後移晉州曾祖諱漢平成均進士贈左叅贊祖諱
辰仝工曹判書號竹堂世稱有將相材考諱淮清河
縣監贈吏曹叅判妣陰城朴氏司評恬之女也公生
於萬曆辛巳癸卯登武科以訓鍊哨官陞六品辛亥
監利城縣乙卯以最擢守理山郡以褒陞通政戊午
拜忠清水使又以特奬陞嘉善時有黃州城役移本
道兵使遞拜北兵使不赴癸亥甲子連出長興南陽
府使時有廣州城役移牧本州積勞病遞丙寅守瑞

山郡拜忠淸兵使遞拜全羅右水使又以勞陞嘉義
庚午朝廷將問椵島劉興治戕帥之罪公以本職兼
兩西都防禦使領舟師到三和以平安兵使孱不能
制虜差節軍中拜公代之辛未坐事謫宣川俄得釋
癸酉除寧邊府使甲戌復拜本道兵使時詔使東來
龍馬二虜率輕騎徑到安州聲言要明差虜去公責
之以渝約示之以不可犯之形虜愧屈引還俄病遞
乙亥拜副捴管兼捕盜大將丙子拜慶尙左兵使未
赴遞拜西樞仍承西閫之命焉自金化戰勝還淸兵
猶在安州九王慕公威名入城相見遺二戰馬將士

請即往謝故遲之昏後乃往命從行者數百人各懷一氈笠約曰吾與九王言汝等亦以牛酒勸其從虜期以霑醉及還招我人爲虜者加笠而率來虜旣醒大驚亦不敢詰清人議攻椵島徵兵請得公爲將到鐵山謂清將曰我雖病當以導在先戰若勝則子女玉帛我當專之清將難之曰公病難涉海林慶業亦可代公將公宜留此治病以此不與戰事　皇朝謀知之褒授公以摠兵帖因海船來宣秋清人自瀋招公及慶業公曰是招也爲椵島戰功吾無與焉稱病不赴清人大怒使我罪之安置于白馬城戊寅放還

又拜平安兵使時清人將攻金州衛徵兵復請公爲將故遲其行不及師期清人怒朝廷拿問罷職己卯拜統制使庚辰與淸陰金公諸宰同被執灣上事適解辛巳以西樞兼備局堂上清人復徵兵怒公之屢避必欲迫脅一得爲將公囚首請罪於朝不得命遂行金化之戰貴將死者卽清主之妹壻也妹泣請報仇淸主不許公在軍稱病篤堅卧委軍事於副將且密令軍中發砲去丸清人初不之覺俄而事露戮下卒一人而亦不以責公公因稱病轉甚清人許以他將代還　上引見慰諭賜貂帽拜捴戎使特陞資憲

壬午又拜統制使前統制有厚遺權貴事臺章誤及
公辨得白公在兵間積疾癸未拜捕盜大將未受符
卒以再錄原從勲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
議政葬于高陽陶井里負丑之原余於公有中表之
戚記㓜小時侍大王父見公受西節過辭體貌豐偉
氣度嚴重望之儼然公七宰邑十制閫皆著聲績歸
輒立石以頌公以祿不及養爲至恨祭獻備物使令
雖足必躬莅其事有妹早寡在鄉凡春秋之服朝夕
之供終身繼之不乏初配咸安尹氏宣傳官起聘之
女後配安東金氏叅奉昕之女皆以婦德稱葬祔公

公有三男二女學生元傑縣監姜元禧室尹出也牧使之芳承旨之發判書李翊相夫人金出也內外孫曾三十餘人銘曰

昔在丙丁巨寇東搠兵孱將怯望風逃潰桓桓柳公時帥西邊糾旅勤 王及于栢田右陣既沒公壁獨屹轉敗爲勝殺賊如陵梟其貴人威讋醜類凡彼貢將胡不愧死旣杖戎節亦贊樞謨勞績旣多寵榮亦殊毅爲趙役脅以向燕初病道落中遲期愆終命去尤意同扣輪捴兵之褒事光東人大樹之零令半百齡營墟戰場遺頌如昨邯鄲官卒識廉頗事邠嶺退

校猶稱太尉我採爲詩永垂顯刻後欲考信庶此不忒

領議政文忠崔公神道碑銘

維昔 仁祖中興諸臣其忠足以忘身才足以運物明足以燭事勇足以决機忍耻辱冒危險終不以死生毁譽撓其中使 宗社不至於淪滅民物不至於糜爛者實遲川崔相國其人也然觀公所處究其效雖鑿鑿中窾問其事皆與衆囂立是以其功不可掩而其謗亦不已也苟非苦心血誠專君無他越拘攣之見信必然之畫者其誰肯置身於一世之所訾謷

而確然不顧也哉雖然自公歿及今四十餘年先生長者並公時而稱公者其言漸出學士大夫後公時而談公者其論漸平至於壹惠之褒朝無異議苟有其實終必自明者果不信歟公諱鳴吉字子謙系全州自高麗入　本朝名德相望曾祖諱業氷庫別提贈吏曹判書祖諱秀俊贈左贊成考諱起南永興府使贈領議政號晩翁以文行著名谿谷張公銘其神道娶全州柳氏觀察使永立之女有子四人公其仲也以萬曆丙戌生乙巳中生員第一進士第八擢文科選承文院己酉薦翰苑病未就講陞典籍時光海

不辟棲遲郎署者久之坐事被逮削黜及 母后幽閉 宗社將傾與首議諸公密定大策癸亥春自卜兆定師期會朝淸明初政拜吏曹佐郞轉正郞陞拜叅議策勳一等封完城君拜叅判兼備局提調甲子西帥稱兵命公以捴督副使赴元帥軍及鞍之戰多贊計畫拜副提學移大司憲丙寅 啓運宮之喪上剳論降服立後之非又請從葬以士祭以諸侯之禮立別廟而自至祭與朝議左被叅遞職丁卯淸兵大入遺書求和公以爲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則何以爲國請異辭緩鋒虜使來求見 上公又以爲兵交使

在其間請屈意一接賊退言路以主和請竄 上只
命推考 啓運宮禫後將祔私廟公申前議玉堂大
斥之求外觀察京畿畿民大賴立石頌德遞拜戶曹
叅判移兵曹陞拜右叅贊辛未 上欲追崇 章陵
而難於羣下之爭執將先奏 皇朝以決大臣以下
又以爲不可 上特除公副提學盖公別廟之議比
廷論爲隆故 上多引公語以折廷論而且欲引以
自助也公乃上劄言追崇之擧禮無可据廷議又不
咸不可先奏壬申拜禮曹判書兼藝文提學追崇議
又下曹公執前見 上嚴責之盖公所請唯在別廟

緘之爲降服加之爲追崇皆非公意是以初乖朝論
終忤　上旨拜吏曹判書癸酉兼兩館大提學體察
副使乙亥遞拜戶曹判書丙子遞判兵曹病不拜拜
漢城判尹時淸人僭大號使來朝廷據義斥絶虜使
發怒徑去公曰兵釁作矣請頻講戰守策又請亟遣
使覘虜情又言國之大事須與腹心大臣相議承旨
內官皆不當聞時朝議峻發皆斥和事而公獨異焉
故入則筵臣互詆出則臺官交劾而公言之益力證
之以先儒之定論叅之以　祖宗之往迹不啻累萬
餘言拜吏曹判書十一月淸主自將入寇前鋒渡鴨

江數日抵西郊　上將幸江都纔及崇禮門虜騎已塞路　上御門樓召諸臣問計公進曰事迫矣臣請馳逆虜將責其渝盟虜若不聽當死馬蹄下幸而接言庶幾停留少時願　上乘其間回駕向東疾馳入南漢城　上許之撤與禁軍二十人纔出門皆鳥獸散公馳及沙峴逢虜將詰其動兵虜請決和戰兩端公故拖引言語至日昃還入都城以虜言聞　行朝翌日將夕報不來虜以公爲欺已欲害之不果赴山城復命　上執手嗚咽公亦泣不敢仰視虜抵城下猶日遣人索和而攻和之議益峻故廟堂持兩端不

決公發憤曰今日之策唯有和與戰兩事而欲戰則力不及欲和則畏不敢一朝城陷 上下魚肉則將置 宗社於何地乎及城圍益急幾陷者數羣心沮喪多從和議金公尚憲裂和書痛哭公拾而補之曰裂書者不可無而補書者亦宜有江都陷報至遂有城下之盟丁丑四月進拜右議政時滿目煨燼庶事草草公上以慰勉 君心下以彌縫朝政內外稍定秋陞左相戊寅陞領相初與清人結盟也公已言不可助兵於西犯俄果來請公自赴瀋引前言塞之及又來請脅以嘖言公曰助兵與下城有別國可亡義

不可從我國大臣一二人有爲此死者方可有辭於
天下後世上請更赴瀋以身當之　上賜豹裘一襲
面諭而資遣之是行也意必無生還理治歛具以往
到瀋抗言不詘淸主義而釋之己卯　上久寢疾而
巫蠱事發連貞明公主家密旨欲令公窮竟其獄公
執不可事下又爭之只請移御別宮以此獄終不蔓
而　上猶慍公特差節使行到龍灣聞玉堂劄批有
曰割雞焉用牛刀蓋責臺官不論公而及他事也公
停行乞罷疾又甚朝廷使副价致命庚辰遞職坐事
再罷壬午復入相下城初公以爲　宗社屈意意移

咨陳都督弘範莫聞 天朝沈浮不可知欲更得往
而能返者適我國僧名獨步者自洪承疇軍爲詗事
東來公付一咨抵軍門使平安兵使林慶業具船入
送辛巳秋持回咨來時公已解相而草答書以付之
清人瞭望海船疑我與 天朝通來詰行萬金得寢
至是承疇降于清備言獨步去來我未及知也會宣
川府使李烓潛商漢船事發清將挾 世子來住鳳
城縛致烓究問烓欲謟陰事祈生言公送獨步淸將
促來置對或謂事出逆臣口語無他證不如諱之公
曰彼旣覘知海船其又得證安保其必無始諱終露

則事必轉及於 君父不如無諱只以吾與林二人死塞其禍 上慰諭賜白金貂裘以送之到鳳城置對曰裴船逆僧唯我與慶業共之既非 君命朝臣亦無與者清將以其對送瀋清主使枷鎖致之幽於北館北館者死獄也癸未始移南館時清陰金公李相公敬輿前後執同一館有中國人在瀋者謂我人曰爾國二閣老一尚書皆爲 天朝被執東方節義可敬乙酉清人已略有燕都歸 世子大君公亦與金李二公還退于鄉以御營提調召丙戌賜死慶姜公請全恩不納丁亥五月卒于第 上不視朝三日

御素膳五日 上及世子各遣中使護喪至于葬賻
禭弔祭所以哀恤之者出例命給祿終三年葬于淸
州大栗里負坎之原前配仁同張氏議政府左贊成
玉城府院君晩之女後配陽川許氏 宗廟署令嶙
之女亦先公沒並祔公墓張夫人無子公以從子後
亮爲後後許夫人生子後尚先是國俗立後後子生
則以其子主祀公謂旣定父子自有天倫之序不可
易也請於朝後後亮世之知禮者韙之仍著爲朝令
後亮襲封完陵君男長錫晋縣監次錫鼎叅判次錫
恒持平女長適進士尹濟明次適士人申轂後尚弘

文館應教以錫嚞爲後公機神內明英華外暢雖體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處大議當大難勇往直前
未嘗游移於兩端沮奪於衆口自少沈潛於性理之
書內養其氣外達其辭慨然有當世之志游於白沙
玄軒兩相之門皆許以遠器與浦渚谿谷延陽三相
公早定密交世以四友目之及身際中興職居樞要
每欲淸本源進人才改官制釐弊政以爲修攘之圖
而　君相之意旣以通變爲難公且困於禮訟激於
和議與一世不相入如枘鑿然以此終不得大展其
志業焉雖然別廟之議事皆根据經史非公臆說自

與追崇無干弱國圖存之計亦出於審量彼已灼見事勢要以 宗社爲重非爲一身之私利世徒以明之嘉靖宋之靖康爲千古之至戒乃欲同科而共譏之不亦甚乎及至大拜 君心國柄之所託唯在於公其救敗定傾之功危身奉 上之節固自有定論而位極任專責望益萃故浚恒之言亦或有之雖然余聞公之任相也李公敬輿請公輒言公失或擧至五六事公受而爲過者過半俞公伯曾於公之過也盛氣以胥之出示疏草曰吾方欲論公不可隱也公笑曰君言之是也吾當改之和易之色油油然終席

以去噫許人以勤攻吾闕諸葛公相業所以大過人者以此余於公不敢以不能無失爲恨唯以喜聞過爲快也公於文章透悟天得而必以理趣爲主自成一家至於奏議之文尤稱筆端有舌所著詩文十九卷刊行于世經書記疑若干卷藏于家延陽李相公最號知公其言曰遲川事業舉其大者反正贊匡復之業一也議禮明父子之倫二也單騎赴敵以緩兵鋒三也冒謗主和以存 宗社四也再入虎口力拒徵兵舍命不渝五也遞信 天朝卒踐危機以死自當六也李相公敬輿之言曰屈子之忠忠而過遲川

之忠亦過於忠者也此亦可謂知公者矣及至 今
上七年始賜諡曰文忠余以寒鄉晚進未及掃公之
門而與公之長胤實有馬遷馮遂之誼故敢最而叙
之系以銘曰
聖祖龍興羣鱗並躍孰竭其力以身殉國際會崔公
實贊 王猷欲振綱維以圖綢繆得 君得位宜若
可爲事之難平從古所噫外内多故朝論攜貳十數
年間靡所底止人之所疑公則自信人之所避公則
自奮甘以其身爲梟所訶所欲者忠追恤其他南門
决策勇遏賊鋒北館被縶義大朝宗行成于吳蠡自

知罰不敢謀燕毅心可質公之始終噬腊多毒其底无咎唯志之確昔在草昧未識　龍顔入勸先諷公若不聞及公寢疾內遣醫問都門夜閉啓之以信謹分之嚴加恩之特欲觀君臣此可以度安危休戚存沒哀榮勳業文章不朽之名樂哉斯丘有石穹然銘于好詩以示永年

夏興君曹公神道碑銘 甲戌

晦谷曹公捐館舍旣二十有三年墓道尙闕顯刻嗣子憲周出後子殷周大懼其名德或昧於久遠具石乞銘于余噫余於公藐然後進也瞻顔承教僅一再

而已今其二亂乃於公後事遲之遲而及今卒以命
余是豈以阿好望余哉必將謂余公誧而直書之也
余於此何敢有浮隱於隻字厚孤其見託之意也蓋
言公平日持論處己之方其可紀之大者有三當
仁廟戊寅我有助淸人西犯之兵而　王世子自瀋
中歸覲淸人以元孫替去公時任持平奮曰我雖爲
臣虜於彼臣之於君亦有可從不可從豈至於無所
不從乎且歸將復去去將不歸是將擧族北轅也草
疏萬餘言請亟斷大討不報會淸人召致我宰執及
都承旨申得淵脅問曰聞爾國猶有爲明朝守節者

其人爲誰得淵以金公尙憲及公名對清人索之急
公且北行　上遣中使勞諭賜白金貂帽及至清人
設兵威脅問答曰我論我國事何以問爲怵以死無
撓辭羣胡相顧曰此人奕爾奕奕爾郞胡語好好之云
也遂囚公等瀋中朝夕不可測而獄中四壁霜厚尺
餘公處之委順日與金公唱酬詩章積成巨帙金公
題之曰雪窖集居三載清人緩之移拘我境龍灣上
又歲餘始得釋　孝廟時尹鐫盜名自重屢招不起
上將許以布衣入見公時任承旨白　上曰鐫之實
地　上未必自知其如何今乃以一人之譽輕加曠

世之異數後若不副其名則柰何乃止尤菴宋公判
銓時又欲超八資擬進善望公時同政席曰此不但
有違政規吾且知其人決不可用爭之甚力宋公不
能奪一時右鑴者譁然攻之至有勸宋公斥去公郎
辭遞銓職己亥春公方任諫長獻納閔維重入侍論
故相金堉葬用隧道請改葬以極罪罪其子他啓復
至十事皆未嘗簡問於公者也公啓曰事發於入侍
之際不容往復同僚則獨啓例也不然何得不問而
專論臺議皆知公所執是且以折言者爲難兩可之
公曰臺閣本無兩可相容之規且初不與聞後乃忝

啓決無是理引疾不出正言李翊劾公避事請遞
上顧謂侍臣曰大諫無失玆事可駭旋移公承旨所
以爲公道地不欲其重觸言鋒也未幾 上棄羣臣
公遂與世相左蓋觀公終始雪窖不屈之節人固不
敢容議至若銓席之議諫院之論或先則毁而後則
服或與者少而不與者多雖然以余言之抗義而不
顧身斥邪而不恤謗自守而不苟徇立志皎然初無
異致昔人論徐邈之通介曰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
之有常也余於公亦云公諱漢英字守而系昌寧遠
有代序在勝國入世相繼爲平章事入 本朝名德

蟬聯曾祖僉知中樞府事諱大乾祖司䆃寺主簿贈
吏曹叅判諱景仁考工曹叅判夏寧君贈吏曹判書
諱文秀妣全州李氏右贊成貞簡公直彦之女公生
于萬曆戊申五歲通詩經十二歲能述作二十歲中
生員一等三十歲擢庭試狀元歷成均館典籍直講
江原道都事徧遷栢府薇垣春坊玉堂天曹中書郎
司僕寺正知製教兼校書館校理漢學教授以　仁
祖實錄都郎勞陞通政歷承旨大司諫大司成吏禮
兵刑工叅議兼承文院副提調己亥後除職輒辭不
安在朝求外出春川府使丁未以大臣論薦陞嘉善

拜漢城府右尹襲封夏興君歷刑禮叅判兼五衛都
捴府副捴管京畿觀察使庚戌八月以左尹卒于第
弔祭賻贈如禮十月葬于驪州五龍谷負艮之原配
星州李氏叅議祗先女婦德具備聰明有識鑑於君
子不但無違而多助焉先公二年歿葬祔公墓左三
男曰通德郎建周早夭曰殿周時任沔川郡守郎出
後者曰憲周前金溝縣令郎承祀者六女正任任座都
正金壽增正郎朴乃章士人申世壯教官洪碩普奉
事洪萬宗其壻也建周無男有女壻曰副提學林泳
實誌公墓憲周五男曰夏重夏盛夏望夏鍾夏挺孫

女及外孫男女又如干人殷周有三男曰夏彥夏奇
俱成進士夏章公事父母盡禮於生死内行甚修莅
官潔白少時學古文於澤堂李尚書習禮服於沙溪
金先生二公奬詡備至及登朝邃學高文望臨一時
每當文衡之選人皆屬意於公而以晚塗差池不果
拜士林爲之嗟菀夏寧公臨池之藝妙一世而公亦
早有趾美之譽自中歲廢而不事曰昔人有謂牛溪
筆法不下於聽松牛溪因此不以書自任此其可則
者也嗚呼公之大方余旣叙之於前矣又欲觀乎其
細亦可推類於此矣銘曰

仁廟中興俊乂風動作成于晚遺爲後用有美曹公
闈科魁元文與質備忠求孝門一疏扶義三載南冠
靑靑松栢獨也歲寒歸自雪窖譽聞益歘 孝廟嗣
服盛之玉堂登筵勸講底蘊是竭侍臣有言如聞六
律因災進箴辭理俱到 聖心是嘉錫以文豹宵人
竊名擧世趨風遏其進塗不恤梟訌嗟彼少年磨淬
圭角難與共爭自甘退伏 宸鑑孔昭有諒其衷爲
之移官俾避其鋒遽遭 天崩遂左時路依隱閒班
棲遲外府抗直難容從古以然彼外至者何疚何愆
及于季年命德有頒旣嘆衰甚且厭世紛所不朽者

惟有文章千古得失載千縑緗言公終始亦云完好
結知　明主並節大老餘外不遇夫何爲戚作詩詔
後可無愧色

全羅左水使李公神道碑銘 己卯

昔在萬曆丁亥我　宣祖大王二十年春日本倭賊
入寇我南邊掠我民載船徜徉沿海無敢格之者公
時任鹿島萬戶獨率手下兵整船追之大破賊沈二
十餘艘餘賊遁去我軍無亡失者公歸上首虜於水
使沈巖巖恇怯初無捍禦事欲攘公功呼公至前附
耳語云云公不從巖慙且怒居無何賊又大至巖促

公出戰公曰日已暮兵且少請合衆蓄銳以俟天明巖不許脅之以威公將發請巖後繼又不許公以疲卒百餘人與賊交鋒於損竹島洋中知必死致死格鬭三日所殺傷甚衆而衆寡不敵巖坐視終不救公知事不濟割指出血解衣而書一絕付家僮曰以此歸葬其詩曰日暮轅門渡海來兵孤勢乏此生哀君親恩義俱無報恨入愁雲結不開及軍敗爲賊所得逼降不屈縛諸船檣亂斫之至死罵不絕聲公之初獻捷也觀察使以狀聞 上遞巖水使以公代之朝命未至公已歿矣邊民憤巖而哀公作咄憐之歌

歌之公諱大源姓李氏表德軼不記籍咸平始祖高
麗神武衛大將軍諱彥七代祖 本朝佐理功臣開
城府尹諱氳曾祖郡守諱碩彌祖進士諱仁考諱春
芳妣旌善全氏牧使佑聖之女以嘉靖丙寅生公萬
曆癸未登武科丙戌以宣傳官出萬戶死事時年二
十二家人奉遺命以血書衣歸葬于陽城縣大德山
下前夫人東萊鄭氏後夫人龍仁李氏同岡而異墳
丁亥之春距壬辰五年正秀吉磨牙談舌出輕兵嘗
試之際而公乃以一小堡之將立憧而怒敵奏公而
忤帥帥則嫉能敵則棄疾使妙年英才遽殞於發軔

之初不及當壬辰巨寇贊中興之偉烈此豈天之生
公之本意哉嗚呼其可惜也已雖然壬辰之亂湖南
獨完爲再造之根本未必非公先以身委賊激勸人
心之效然則巡遠睢陽之死何遽不若郭李朔方之
功耶然此亦從外面說若論人臣之本分在封疆則
死封疆在行伍則死行伍皆其分也死得其分則於
大義得矣又何問其成績之大小乎公死後鄭華谷
起溟作鹿島歌有曰精忠至今未盡白元惡久活違
刑章而致事撮要云沈巖拿致梟示三綱行實云誅
巖贈公職旌門然則彰善癉惡之典初猶有不明者

久而後乃定耶公之祠廟在本堡壬辰之亂本堡萬
戶鄭運又戰死忠武公李舜臣啓請並饗 今上朝
本道儒生疏請賜額曰雙忠公有遺腹子曰鐵年十
八除中部叅奉翌年夭又有遺腹子曰俊健有二子
曰錫曰鉉曾在 先朝錫上疏曰 宣祖大王嘉臣
曾祖父死國之忠贈職旌門且有子孫錄用之命而
壬辰兵燹之後家藏蕩盡孑遺孱孫不絕如縷寵贈
之官莫知其號表閭之地但存遺址請令該司考信
舊籍重頒贈牒再旌門閭事下禮曹贈兵曹叅判旌
陽城本家錫以武科進曾除釜山僉使自以死事人

後孫不忍與倭接固辭朝廷迫遣之不得已至鎭終不見倭使坐罷議者多之令方爲忠淸水使錫有四子曰寅發震發恒發世發鉉有一子之發恒發以其父命具公事始末請余以神道之銘噫古人以招魂葬爲非禮若公血書之藏不泯之靈焄蒿而悽愴者舍此安之子孫之所封樹後人之所興感者亦舍此安之余於是辭而遂叙之又爲銘曰

陽城之縣大德之山爰有血書埋于其間古之死者忠誠菀結入土化碧刻地不滅亦言李公以身殉國毅魄爲雄其可無託斫雲之指寫廵之詩悲甚歸元

葬同㬇尸想像瞻慕此焉其所鑱石表墟永眎來許

知中樞府事尹公神道碑銘

知中樞府事尹公旣卒之翌年胤子就商纍然服衰具狀踵門請銘於余旣不敢固辭而疾病沈淹宿諾今數年矣就商旣免喪其來請至三四而不已也嗚呼就商於玆役必以余爲託者有以也余雖昏耄惡得不寘力於玆役也公於余爲外黨姻戚習聞公孝友敦睦之行雖以武進其斤斤修飭踰於儒素之士及余之牧淸州受節度于公共一城候朝夕幾一年覵公之才猷施設無不悉者已服其精悍之資敏給

之具約己之操奉公之誠及公之授邊邑余按其道
己而公又制其闔遷移南北下上官位周旋共事首
尾五年嘗記其逼道於雪嶺也千章之木飂雪埋其
顚虎豹豺狼並迹而羣嗥余與公穿過其間行並轡
宿聯幕者三日以余之孱亦能倚公增氣而不懾不
意公先逝而余獨存今迺操筆紀公事不特於余私
有感舊之悲世益下人才益少爲國家備緩急思復
見如公者不易得惡得不重慨而永歎也公諱天賚
字代余遠祖高麗太師諱莘達爲坡平人後有門下
侍中諱敦時移籍咸安入 本朝有咸安府院君諱

起畝是生兵曹叅判諱遴是公六代祖曾祖諱世亭
順天郡守贈吏曹判書祖諱顒贈戶曹判書考諱進
卿義州府尹贈左賛成妣淸風金氏副護軍聲振之
女公以萬曆丁巳歲生年二十八登武科內則宣傳
官訓鍊院判官堂上宣傳官訓鍊院都正同知中樞
府事捕盜大將都捴府副捴管都捴管知訓鍊院事
知中樞府事軍門則訓鍊都監把捴千摠別將中軍
御營千摠中軍禁軍別將守禦中軍外則多慶浦萬
戶未赴遞信川郡守海西防禦使兼所江僉使全羅
右道水使忠淸兵使永興府使咸鏡南道兵使慶尚

右道兵使會寧府使咸鏡北道兵使三道統制使其於出入或有再歷三歷者焉其在信川御史啓以治理有績道臣聞以捕賊有效陞通政其在永興民有五妻各生一子而死者其妻與子日相鬩不已公招賜酒食諭之以母子兄弟之懿皆涕泣謝去同居一室以孝順稱於鄉其爲御營千摠 孝廟謁 陵回閱武路次以公所領部伍整肅卽除禁軍別將頻召入禁苑問兵計賜厨膳使歸遺老母內廐有騠齧馬人莫敢近命公馳驟折旋數回如凡馬 上顧左右曰今之馬超也命賜其馬更教曰馬不馴慮致傷替

賜他馬賜酒連晝大酺 上曰飮不節則妨任事宜
戒之由是感激遂斷杯其爲御營中軍 顯廟閱武
露梁自壇上發號令諸將校多失措公獨擡陣移營
如 上指揮疾速如飛面給廐馬及事 當宁以同
樞董築大興山城以都正摠督江都墩臺之役連賜
廐馬以都監中軍復從閱武稱 上旨又親給廐馬
其在統營承 上命築本營城旣成圖形以進 上
褒以盡心擧職命加階所莅之地永興府民旣刻石
去思而咸鏡南道屬邑咸興府及慶尚右兵營統營
亦並有軍人追慕清德之碑 公年至七十朝廷以胤

子就商曾經闖任推恩陞資憲乙亥公與夫人重遇同牢之年諸子設宴以慶之公卿咸集就商以金紫奉壽觴一世豔稱其稀覯之福先是公以耋老退休於楊州是年七月十二日卒訃聞停朝市致賻遣禮官弔祭十月葬于所居花蝶洞先兆之次坐辛之原公以將家子繼世登朝典宿衛秉節鉞者五十餘年小心如一日在所有聲屢承 天褒錫與便蕃吏士追慕沒世如新雖際時升平兵革久戢不得效褁革之志樹敵愾之功其爲朝廷爪牙干城蓄不用之威鎭無形之難實有不可誣者夫人草溪鄭氏宣務郞

文建之女媿德於公克贊內事在公時旣受命服之
榮及子貴又享志物之養有五男三女男長翊商出
後於公之再從兄榔次鳴商次衡商進士次郎就商
武科狀元以才望顯用方任京畿水使兼三道統禦
使次五商方任竹山都護府使女長適士人具文泗
次適進士朴敏悌次適士人韓聖著側室一男徵商
一女幼翊商三男愿慤新闡武科懋鳴商以懋爲後
衡商二男憲恕就商二男愚戇自出及曾玄以下多
不悉記銘曰
人有恒言道家忌將以多陰謀於福有妨若吾尹公

乃以武進將則是矣履則在順恩義不偏寬猛合度行陣輯睦士心和附矧又時淸四封無警藏用養重姦宄自屛荷寵 累朝身名俱達秩登上卿壽躋八耋偕老有樂再同牢食克家有美並建旄戟生享其榮歿垂其令古有儀彬可匹休慶後之爲將盍觀于公作詩鑱石以眎無窮

朗善君孝敏公神道碑銘 壬午

公諱俁字碩卿 宣祖大王第十二子仁興君瑛孝公諱瑛之長男妣礪山郡夫人宋氏掌樂院僉正贈議政府左贊成熙業之女公以崇禎丁丑歲生年十

五例授朗善正丁靖孝公憂旣吉襲封君兼五衛都
捴府都捴管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壬寅與
諸宗刊進 七朝御筆 顯廟下教褒奬陞資癸卯
使燕甲辰以徽文罷朝謁有間作亭漢津之邊扁以
觀瀾以自號未幾叙連歲從 幸溫泉辛亥進階使
瀋仍赴燕甲寅 仁宣后禮陟差守 陵官其侍
殯殿大夫人進香命就見于別堂及諸 陵又命就
别于私第皆異數也練後進階制盡又進階錫以土
田臧獲鞍馬己未朝家將釐正 璿源錄公上劄條
陳節目 上命設廳以公提調悉從公禀裁庚申以

國哀撤局而進公秩俄復命校正兼寫　御牒辛酉錄成拜箋投進以資品已極錫之廐馬後有勞賞皆從此例冬大夫人疾革血指以進及喪哀毁踰禮上遣内侍開勸服闋書　明聖后虞主丙寅又使燕上加賜行具命御醫齎藥以隨丁卯萬壽殿災玉寶燬奉教改書戊辰　莊烈后昇遐書銘旌誌文木主復兼宗親府有司堂上請復伴倘已巳朝家議搜輯列聖御製以公兼宗簿寺提調監修旣成進　上深加奬歎庚午奉命藏　璿錄于太白諸山辛未　上宴近宗于典政堂以公善飲滿酌勸醽及退命黃門

扶掖觀者榮之癸酉四月疾亂醫問藥物交于道訃聞震悼輟朝遣中使護喪弔祭賻贈加等仍給祿三年六月葬于永平縣梁文里先兆之坎負乙之原前配昌寧郡夫人成氏同知敦寧府事贈吏曹判書雲翰女歲壬寅卒葬公墓前十步許後配星山郡夫人李氏通德郞贈吏曹叅判世美女皆不育以弟朗原君偘之子全坪君瀞爲後側室二男星坪君濯星昌守濡二女適金鎭西韓應元瀞無男又以本生弟全山君深之子密陽正梡爲後二女長適進士申義集次幼余於公公有邦禁之拘私無戚聯之分未嘗得

一日之雅唯於從班朝列時時望見汝陽之眉宇然
公之文雅儒素豔聞則甚熟頃年公之嗣全坪方持
公喪纍然服衰儼然臨門示公行狀託以神道之文
余旣辭而諾之間因疾病荏苒易歲者七八全坪令
已千古余之有負於幽冥久矣每一念之心焉如結
今者星坪又以逝者之意踵來敦請余於此無辭可
辭不揆耄昏按狀而叙之若言公資性内明達而外
凝重人之望之者自然嚴畏有不敢以狎進聰明絶
人於文字過目輒成誦若言公誠孝以蚤失怙爲終
身痛奉事大夫人必以養志爲先謂猶子溥常所鍾

愛遺之百金以慰慈意篤於追遠設別廚治祭饌取外先祖順菴公家令而增損之爲薦享儀貽子孫俾勿墜先德之可紀者雖片言隻字靡不手錄而登梓以永其傳墓道封樹之役亦皆躬執而致力曰此非直爲觀美夫然後方恔於人子之心若言公忠謹歷事 三朝終始一節雖禮遇益隆而抑畏愈甚出入頻繁未嘗有纖毫過差私室言語亦未嘗一及朝政閉門却掃絕交游還往嘗備錄 累朝恩渥之厚告教子姪自製感君恩一闋每於花辰月下倚醉而歌之 仁宣后大漸時宗臣有謔浪於起居之班者公

厲聲正義而責之其人色沮面騂而不少貸若言公文藝甫七八歲已能留意翰墨及長慕右軍字體篆籀草隷咸造其妙　上頻賜筆墨命寫洪範無逸等篇作屛置座隅　列聖寶冊多出公手公私碑版塔銘樓額亦多歸公雖尋常尺牘人皆藏弆以爲寶有自著詩文八卷藏于家雖不事雕瑑而淸雅有致若言公好尚凡於聲色芬華一無經心獨耽嗜典籍至如論孟書讀筭千偏歷代史傳東國故事無不貫穿孝廟謁　章陵路經大臣墓有詢于從臣對者不能詳公跪　上前條白甚悉　上稱賞者久之晩構一

室藏書幾萬卷聚古人論書要語名以臨池說林又
倣六一集古錄作大東金石帖以供淸玩自少酷愛
山水如楓嶽智異域中諸名山足迹殆徧遇會心處
輒嘯詠忘歸朝紳儒冠雖有文翰聲名未嘗接面而
趙滄江涑晩有丘明之疾所居草屋不蔽風雨公雅
慕其爲人爲之買瓦蓋覆至如高僧韻釋聞公名而
來謁亦樂與相接待以方外交若言公操守以世俗
惑於風水遷動先墓而邀後福爲大戒又深疾巫覡
祈禱痛禁家人使之不得窺門閾臨終謂子瀞曰吾
生雖不能習于禮法㘬則不可不用禮服須以深衣

歛我且呼家中大小各致訣别揮婦人出曰吾欲正終言已氣已微噫死生亦大矣其自養於平日可見者如此云歲丙子太常節惠賜謚曰孝敏銘曰

聧言斯世如涉滄津臭載之懼尤在宗臣承藉旣厚易流於奢欲爲名高亦入于邪休哉我公寔　王之孫刮磨豪習如寒素門心存謹畏身服謙恭克孝克忠式于諸宗歷事　三朝德尊位崇在家在國善始善終光寵雖隆其孰與傾文藝雖美其孰與爭卓識篤行垂訓後人淸標踈韻可映千春悠悠今古眛者實多益覺我公拔乎頹波我最公迹銘于好辭欲有

致者宜鑑于玆

領議政靖惠呂公神道碑銘

上之十四年戊辰夏五月雲浦呂公拜議政府右議政七月朴公世采以吏曹判書承召入對袖進劄子以近宗杭眷遇太偏爲戒　上意諸宗有忮害者造言命招宗親府有司堂上全坪君溮摘其名以啓俄以不卽如命命拿鞫吏判不安將退去時余忝首相與公會于賓廳將請對政院玉堂先入對已降別諭于吏判削放全坪或云　上意已稍解不必更聒余與公議曰朝廷招延吏判有年矣一登對便斥去甚

不足於中外之聽聞　上若不快示轉圜之意則不
可但以别諭止其去全坪雖免鞫問削職亦非罪且
杭之特除惠民提調出於格外若不還收終無以解
人惑吾等旣以請對入闕中不悉此意於　上前默
而退去不可也仍入對余以班次居前先有所云云
且請以　先朝待楨柟過厚不得保其終爲監　上
盛怒辭旨極嚴公繼進曰首相辭不達意耳非有他
意也　上以公與余同議合辭而乃敢爲救解語
天威益厲纔出閤門並命遠竄公則寧邊余則靈巖
發配翌日又命移配栫棘公則慶源余則慶興關嶺

三千里晝則聯騎夜則比舍其於相對也余以先發
瞽言同此嚴譴爲愧謝公笑曰君言雖先我意本同
且居輔相之職失開導之宜則君與我一也同受其
罪不亦可乎八月到配十一月同被恩釋十二月公
在道先叙拜判敦寧府事已巳正月未抵京復拜右
相不敢入謝次于東郊二月陛拜領相時朝廷已有
大進退斥逐狠籍班列一新唯公以雅素謹飭深見
信於　上故獨處以首揆然公以蹤迹則與新貴齟
齬以言議則與方生枘鑿終不入朝屢疏辭遞拜判
中樞府事歸楊江先壠爲終焉計時黨人誣惑　上

聽黜牛栗兩先生之文廟從祀公上疏力陳黨人醜
正不報四月聞 坤宮將出私第公欲與百僚庭請
蒼黃上京則在京諸臣纔半日已停請矣且禁言者
有處以逆律之命公冒死陳章略曰 坤儀配極共
奉 宗廟承事 兩殿旣同喪制臣民之所共仰戴
禮經之所不當去宮闈之間固非外臣所敢知 殿
下唯宜齊禮導德豈可震以威怒遽有此擧乎臣力
疾登道擬忝大庭之請僅及城外大論已停匡救之
忱無以自遂直欲無生而不可得也乞正臣罪以爲
不忠之戒疏入過十六日始下勿辭之批還歸楊江

當是時吳斗寅朴泰輔等以諫死繼而言者唯公與
李公尚眞而已公疏到闕下吏胥能書輩亦莫不吐
舌曰纔從謫北還又辨此舉可畏也庚午六月 王
世子有冊禮昇病進賀翼日出城 上遣史官諭以
仍留公辭病即歸又命輸送祿俸辭不受辛未八月
十四日易簀前一日訓家人以後事辭氣從容如平
日且曰前月之望月色滿江擁衾一賞擬欲復覩中
秋之月今不及矣訃聞輟朝三日遣承旨致弔壬申
正月禮葬于楊根水清洞限三年給祿遣禮官致祭
哀榮備矣嗚呼公之初入相府在職僅三月梟其再

卜又未及延登屛處江湖數年而終然其間當雷威之震擊値　坤維之圮絕經歷險巇不啻十步而九折於斯時也凡百有位無不墊沒於風波傾奪之際挂罥於罟擭驅納之中不然則或噤默而苟容或骫骳而詭隨爲世所嗤點者多矣及今霜降水落之後觀乎九原歷論前人可與歸者非公其誰也公諱聖齊字希天其先咸陽人始祖高麗大將軍諱林淸入本朝知議政府事靖平公諱稱其尤顯者也曾祖諱順元僉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祖諱裕吉漢城府右尹贈左賛成考諱爾徵吏曹參判贈領議政妣淸州

韓氏西平府院君文翼公浚謙之女仁川府使諱爾亮卽議政公之從弟而公之本生親也公以天啓乙丑歲生爲後於議政公壬辰陞上庠甲午三除蔭職皆不仕秋擢明經甲科例授直長遷說書注書檢閱待教奉教典籍兵曹佐郎正言持平辛丑承命廉察湖西還拜兵曹正郎修撰吏曹佐郎校理兼中學漢學教授甲辰承命廉察京畿兼校書校理選知製教吏曹正郎乙巳出北道評事入應教執義掌樂院正司諫司成尚衣院正舍人兼南學教授司僕寺正兼弼善戊申擢承旨出按湖南遞還拜大司諫禮兵戶

吏叅議甲寅寫進　仁宣后實篆陞階拜同知中樞
府事出按北關秩滿以吏曹叅判還北民立石頌德
時朝著嬗變衆目睽睽不樂在朝辭遞初寫實篆時
王字中間盤屈之畫有當連而誤不連者因　上教
改進丁巳儒生李碩徵趙瑊等上疏追誣曰王字缺
一畫如臣字去一點　上嚴辭斥之公請禁府待命
適有刑叅之除牌招三降力辭得遞挈家仁川除命
五六下皆辭不赴戊午除江陵府使則曰左遷也郎
之官庚申更化擢拜禮曹判書江民刻石寓思兼繕
工提調都捴管移右叅賛兼內醫提調備局堂上移

大司憲兼知義禁府事更拜禮判以會盟時贊禮陞
正憲兼奉常提調辛酉又拜大憲疏請寢李師命申
範華等追勘勳籍忤旨遞以　國葬都監勞陞崇政
兼判義禁府事時金煥誣告事發朝議有牽連多不
欲窮其事公獨抗言請鞫言雖不行公論多之以
定宗大王追上諡號都監勞陞崇祿壬戌拜守禦使
癸亥出廣州留守時新設居留仍兼守禦擇重臣授
之公膺是命甲子入拜兵曹判書兼宣惠堂上濟用
提調知經筵事遞西銓拜知中樞府事吏曹判書乙
丑兼知春秋館事承文提調遞東銓拜知敦寧府事

戶刑曹判書丙寅九月再拜吏判時二三言事之臣忤時議久停臺望公並復擬之學儒以此疏斥廟堂亦以徵事請推公乞遞屢違召命久之不得已出仕丁卯正月臺臣李選金鎮圭等以公被推行公爲非更請問備 上峻斥之朝議亦哄然以爲臺官惡公居銓地而甚之也公雖承 上教開釋終不安辭遞俄又拜吏判引前嫌不出連違五召 上以徒守廉隅不顧分義命罷職未數月又叙拜吏判冬入侍親政賜醞翼年五月遂有爰立之命公自釋褐郎入禁近一職之頻踐或至五六再除以後皆不書若因其

職而事有可紀則書之若其事非關世道則亦不書
公初娶衿川姜氏生員文星之女故議政月塘碩期
之孫丁亥月塘家被禍再娶坡平尹氏學生垵之女
歸一年卒不育葬與公同山異岡初配有一男必升
叅奉二女長適正郎李公權次適通德郎吳遂良側
室一男必咸四女進士尹寅明縣監趙裕錫宋光梃
李綰其壻也必升一男光周進士方任鎭安縣監一
女適進士趙儀祥李公權三男爕瑩㷶一女適尹仁
教吳遂良四男長命峻魁文科方任弘文館校理次
命恒次命新次命集三女長適黃泰河次適李極次

適沈濟光周一男善長公之立朝大節在於拜相後而世系官次子姓亦旣序列之矣又若言其資性則外順而内明言其行懿則入孝而出悌言其容止則安重周詳不以急遽而有異檢束整飭不以燕私而或怠與物相接和氣藹然雖粗暴之人莫不消融解釋爲之訢訢如也言其操守則安於儉約遠於勢利職居膴膏而家無長物身處津要而門無雜賓絕無矯激之風而臨事則不苟合恥爲崖異之行而執法則不可奪若見人之近名而過情者則不啻若浼焉公於平生謙卑退讓未嘗刺口論事以當世之務自

任而聲實旣茂泉望自歸六官二軍南北屛毗流連
出入幾遞還授者亦屢矣訟獄甲兵國計邦禮東西
銓地隨遇輒辨游刃有餘斯豈非才因德進訥於言
而敏於行者耶公之北竄時　上臨筵下教曰呂某
拜相屬耳未知前頭相業如何而其斤斤可取斤斤
者謹飭修整勉勉不已之謂也嗚呼方在謫中能使
人主稱許如此此豈以一日一事可能致之者哉歲
丙子太常獻議贈謚曰靖惠余昔在儒冠託契於公
宦塗周旋臭味亦同晩年顚沛又與共之遽隔存亡
十餘秋矣公之孫鎭安君來乞公墓道之銘噫余將

朝暮從公於泉路烏可有溢言受公不相知之責耶

銘曰

昔我 孝廟在宥十年羣才乘運號稱多賢或以文藝煒如春榮或以言議奮發風生惟我呂公同時並登德厚才全不名一能抑抑逡逡一味謹慎殆四十載歷徧華貫在職必稱在事必言及進辨章値國之屯虩虩震電不懟不驚返自棘中又獻忠貞維公之德危遜適宜斷斷無他深結 王知雖在幽囚猶承天許雖當大華猶升元輔雖再嬰鱗猶不加譴雖終遯野猶愈垂眷君臣之際從古所難論公終始其不

足觀念昔比肩亦多英俊時變相仍本末盡見初或可喜後或不揜孰如我公譬玉無玷世日益降事日益棘如見君子庶幾能國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殄瘁之痛如何可究我庸作詩德將在斯刻之貞珉以永厥垂

吏曹判書洪公神道碑銘

公諱處亮字子晦姓洪氏系南陽鼻祖高麗太師悅五世而有忠平公灌又五世而有匡定公奎名德忠勳赫奕相望入 本朝有同知成均館事敬孫二世而有觀察使諱春卿有文章號石壁子都承旨贈領

議政諱天民子金山郡守贈吏曹判書諱瑞龍子司
宰監僉正贈左贊成諱命顯是爲公高曾祖禰而妣
贈貞敬夫人海州鄭氏贈參判鎔之女公以萬曆丁
未歲生自在髫齔聰頴過人問字于從祖鶴谷相公
日月將就期以遠大庚午成進士壬申乙亥連除齋
郞丁丑闈文科補槐院己卯薦堂后入翰苑辛巳陞
典籍遷禮曹佐郞拜正言劾金榮祖不合淸望 上
有標榜同異之疑不納遞拜文兼自是雖屢擬臺司
而不落點者累年壬午以書狀赴瀋歸時盡輸其例
贈於灣府拜兵曹正郞直講兼記注官選知製教受

洪清二州按覈御史之命癸未除禮曹正郎甲申出
海運判官俄拜司書將赴燕會　昭顯世子東還不
果行丙戌拜京畿都事擢重試丁亥入玉堂歷副修
撰修撰校理間拜獻納兼　世孫講書院贊讀又拜
吏曹佐郎兼司書校書館校理己丑陞正郎庚寅以
都廳叅修　仁祖實錄受海西暗行御史之命辛卯
陞兼文學以微文罷未幾叙拜司諫遞拜宗簿寺正
兼編修官丁贊成公憂廬墓終三年除司僕寺正遷
執義而以禫月未盡不拜甲午兼輔德以司諫擢拜
同副承旨遞拜禮曹叅議再入政院爲右副爲便養

出牧光州士民大和丙申以承旨召還邑人立石寓思歷大司諫諸曹叅議丁酉丁大夫人憂守墓執禮如前喪自是絶意進取旣外除仍居松楸下雖召命頻繁引疾不就朝廷愈欲起之以天官之貳泮宮之長召之亦不赴朝廷亦欲以優閒處之除江原道觀察使公以爲旣辭內不可又辭外强赴焉癸卯秩滿入謝兵曹除命復還舊居甲辰又出淸風府使邑處窮峽歲入素薄公爲之節用蓄財比及三載得穀數千斛封藏別庾以備凶歲公歸之後當庚辛大飢闔境賴之秩滿朝廷又以薇垣玉堂之長召之不赴戊

申廟堂特薦陞禮曹叅判提調宗簿寺固辭不獲出
謝恩命而還拜開城留守府於常賦之外定民戶九
等逐月捧米民不堪者久矣公乃悉蠲得罪贖訟入
巫稅匠征質劑之納五千餘金擇人分授收其十一
之息以充府中之經用條列成書永爲後法而蠲除
月米之捧民到于今受賜顯刻追頌庚戌拜大司憲
辭遞辛亥拜吏曹叅判兼同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
事　世子右副賓客提調典醫監壬子提調內贍寺
承文院癸丑陞本曹判書久之言路有違言九疏得
遞拜右叅贊甲寅　仁宣后禮陟以禮曹判書兼差

殯殿魂殿都監提調事訖加階再拜吏判時禮曹議
慈懿殿爲 仁宣后服以大功定制嶺南人投疏激
上怒 顯廟命大臣六卿三司長官會賓廳議啓失
上旨首相有中道付處之命公與會議諸臣迸出城
外請同被罪不許未幾 顯廟昇遐又差 殯殿都
監提調事訖進階辭遞吏判拜知中樞府事時黨人
得志攻賓廳議禮諸臣甚急臺啓閱月 上終不允
是後以禮論按律告 廟之請相繼而發公亦將不
免不敢受祿不敢遠去杜門俟命丙辰以年至入耆
社戊午拜判中樞府事己未有江都投書之變書中

有驅脅宰臣某某之語公與諸臣詣闕下待命至月餘 上使勿待罪時宰權大運尹鑴等請幷拿投書中諸臣以待獄竟 上持不許事得已庚申更化連除工禮二曹判書三宰弘文館提學以年老病力皆辭不拜辛酉屢疏乞致仕不許癸亥三月易簀于京第訃聞哀榮之禮備矣五月葬于積城縣之湘水驛先兆之次夫人靑松沈氏忠勳府都事廷翼之女靑陵府院君鋼之玄孫婦德咸備以克始終先公七年年六十八卒葬在公墓之左有五男三女男長進士九成次府使九叙次郡守九齡次九淵次九容女長

適趙默次適奉事李弘著次適李弘進九成二男文
度履度九叙三男尚度兵使以度彥度九齡一男進
士遠度九淵三男聖度信度正度九容一男偉度女
孫及曾玄不可悉記嗚呼致玆繁衍蘭玉盈庭豈非
公之自食其報者猶有所未盡推及於其後故耶公
天姿冲澹德性淵深宇量恢弘操履堅貞淸而不劌
光而不耀和而不流柔而不絿可謂深中篤厚之君
子矣孝父母友弟妹必以誠必以禮此固百行之源
天倫之至而雖疎遠之族其軫飢寒分俸祿未嘗不
及隣比之人雖有親疎之差每以一歲再問爲度此

可見其眞心實德類非外施仁者所能也公之少也
李月沙父子極稱賞文藻曰爾家三世湖堂將又繼
矣及長擅聲場屋摘科第如頷髭而公歉然不以詞
翰自任晩授文苑之職亦固讓而不居此固公自謙
之德而論者以其不及主盟爲惜焉公歿子弟收拾
詩文有北汀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公立朝四十有六
年歷敭華顯外典岳牧内掌銓衡而不事交游不受
干謁環堵蕭然一任清貧所居朴陋不蔽風雨寒暑
而晏如也歷擧 孝顯之際先輩諸公其勳相我國
家雖各有成名若言其行誼忠款表裏純白祛偏黨

守淸愼超然於馳騖進取之塗不獲世之滋垢者誠未見如公比也至若進退之節比如飲水之冷暖公之自知者必審有非後人所敢與論而蓋公平生蕭閒之趣淡泊之志乃其所得於天者中歲之處丘樊十年固公之所樂及乎返自居留適靡銓地仍遭大喪繼以黨禍當斯時也不樂仕宦者黨人輒以汚衊朝廷目之讒口嘵嘵上惑 宸聰是以公於此黽勉遲回不敢以決去爲屑至於傾否之後位望雖隆年深疾痼已無當世之念而引經求去恩旨勤懇雖不得趨走夙夜以效人臣筋力之常禮亦庶幾親近

醫藥以承 君上惠養之美意是以公於此眷顧瞻
依不欲以必去爲高公之所以處於前後者亦各有
時義豈苟然而已哉記余初釋褐以記注入政院事
公承宣賜誨而提奬之及公判東銓余又以少宰佐
之習下風而慕遺德久矣今公之胤郡守君以公墓
道之役託余余雖不文義不敢辭遂序而爲之銘曰
仁祖御國廿有七載作成多士爲用 累代有美洪
公實際斯會行以飭內文以華外掌綸司銓重以制
科玉署銀臺補拾實多亦出于外撫摩垠俗悲纒風
樹遂辭榮祿雅志所存一丘一壑優游十年代食稼

穡適入班行遭時嬗變噬臍雖深罟擭不胥讒之遄
沮維　君之明信之素孚亦公之誠如山不動功自
及物世路云夷年已至耋陳力就列有不可勉乞身
懸車又不得允未忍便訣且復遲遲進退何常唯適
於時睠彼湘源衣履攸寄寔公平日思歸之地我作
銘詩列于遺墟流風旣遠徵信如初

藥泉集第十七

藥泉集第十八目錄

神道碑銘

藥泉集第十八

神道碑銘

杞平君忠景俞公神道碑銘癸未

仁祖大王二十四年丙戌八月二日杞平君翠軒俞公卒于京訃聞震悼弔祭賻賻如禮贈領議政加封府院君以其年九月葬于忠原戊子四月移葬于高陽館山里既葬後六十有二年賜謚曰忠景公諱伯曾字子先其先杞溪人左議政杞城府院君忠穆公諱泓以朴直忠勳相我　宣祖是公祖考忠穆第四子諱大逸官同知敦寧府事贈左賛成杞昌君配完

山李氏豐山君宗麟女以萬曆丁亥生公自少慷慨
有大志剛腸嫉惡出於天性刻苦讀書下筆數千言
不事雕飾而自然成章光海時以布衣疏論任叔英
直言削科之非壬子成進士登第當凶黨盈朝不樂
仕進棲遲於下位者久之見　母后將廢棄官歸田
癸亥靖　社策勳三等首登言議之地以司諫斥金
藎國曾叅廢　母論不合銀臺之長劾朴簪得罪倫
紀趙誠立用心姦巧以執義劾尹墀麤鄙反覆弁削
其銓薦以副應教劄論南以恭不可爲憲長吏判金
瑬白　上以伐異除伊川縣監丁卯虜入奔問　行

在以司導正疏論和議之非以副應教劄救尹煌以
兵曹叅議疏論不能振作之弊以承旨登對極論大
臣之悠泄請出光海時宮人應旨疏請內帑之歸諸
有司御供之量宜復減貢物之限年停罷且言將臣
多非其才諫臣不容於朝右相金瑬以朋黨請竄羅
萬甲公亦牽連出加平郡守疏論朝廷惡朋黨而無
舉直錯枉之實講和好而失蓄銳自强之道且陳屯
田養兵擇將才嚴軍律等事移忠淸監司以倚藉宮
禁啓罷公州牧使洪振道入大司諫劾執義趙絅韓
有幸恩之疏持平洪茂績不合臺職以兵曹叅議疏

請急講修攘之道勿爲犬羊所侵辱以副提學劄論
兵曹判書李聖求戚連宮禁加望受點是時奏請
元宗大王追崇於　天朝誥命已降而兩司猶以不
可入　廟爭執公以大司諫啓曰今日之事與初議
追崇不同旣受命　天子寧有不入　廟之理今之
廷臣不爭於請封之日欲爭於受命之後不可之甚
者也時議以迎合咎公而不顧也以吏曹叅議疏論
諸大臣媕婀姑息有曰旣非君子又非小人其爲人
之闒茸可知也今日危亡之迫雖大臣誤國之致致
大臣如此是誰之故歟　上以譏侮大臣推考除水

原府使移慶尙監司以貪贓黜星山縣監尹善道等
入兵曹叅知疏陳興衰振頹之策以大司諫疏陳所
懷兵判李聖求引疏語辭職　上答曰兪伯曾之固
執不通予甚苦之然其心忠朴無要名干譽之態予
取其長處矣特晉吏曹叅判授勳封時司諫趙絅疏
論左相洪瑞鳳指爲墨相大臣請于　上下絅獄公
以特進官入侍請卽釋絅且曰御榻非人臣所升然
若不得兪音臣欲升榻牽裾期於得請　上笑而許
之丙子十二月虜兵大入以副捴管扈駕入南漢城
差協守使抗疏請誅大臣尹昉金瑬　上以爲悖妄

命罷職　上將下城聞約書有助攻　南朝之語且
聞三司會議政院將執送斥和臣尹集吳達濟等公
請闕外言於在會諸公曰爲　宗社生靈屈身以爲
後圖古人亦有行之者而助逆犯順決不可忍爲也
上年陳斥和討者大臣也今日之事大臣當當之乃
反歸罪年少輩縛送兵前三司何忍坐視此事而不
爭之乎掌令黃一皓曰公言是也吾將請對俄而一
皓移宮官不果出城日特叙公扈還以同知經筵更
疏論兩大臣誤國及金慶徵李敏求江都失守之罪
且曰張紳臨結不服可於本罪加一等而使之自盡

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其實與不殺何異沈諿以
假王弟假大臣詐於淸人其時可斷其頭而尚保首
領可勝痛哉以大司憲連陳疏啓請罪兩大臣又論
尹昉汚衊　廟社主之狀　上自丁丑後每値節日
輒於內庭望闕行禮對羣臣語及　皇朝嗚咽不自
勝公以爲　上之是心足以有爲而特羣下無承之
者以此累入文字必欲明賞罰振紀綱重新國命戊
寅遭母夫人憂自以身於國家義同休戚不可以服
中爲嫌不盡所懷上疏有曰　殿下於癸亥出萬死
以安　宗社今不可出萬死以雪羞恥耶仍陳自强

之策十餘條且再抵書時宰勵以復讐之義庚辰又遭贊成公憂草疏數千言欲更申前意已而不果上退歸于麻田之澄波渡僦屋而居之或曰公勳臣也宰臣也去國何遽公曰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皆以相臣去國況如我者乎時賊臣有以金公尚憲諫助兵告淸人又告斥和者八九人公名亦在其中親知憂公及禍或有勸之仕者公笑曰死一也無寧死於義況與金公同死亦一幸也又何慮焉其辭大司憲疏有曰臣之退非徒疾病古人有以尸諫者臣則以退諫若 殿下緣臣退諫有所覺悟臣雖死亦榮不

然則始焉湯武之功終爲赧獻之亡可爲痛哭者也
癸未正月公之子檦以造紙别提從宦在京一夜發
狂出走公自入京尋其蹤迹終不得而歸玉堂有請
留公者不報其辭大司諫疏有曰國耻之難雪或可
諉力弱而尊用廢　母人誰是威脅而敦迫之耶若
如此初何用擧義爲哉時沈悅以曾叅光海時庭請
之人方爲領相故公疏及之甲申以病篤就醫京中
適除副提學有引見之命故力疾入侍　上慰諭曰
不見卿久矣何衰病至此獨子去處終不聞知耶爲
之矜閔者久之仍歎國綱之解弛公歷陳金瑬貪功

濫勳李景曾受賂行私李溟偷葬民家時景曾亦入
侍 上問之有所云云公面質責之未幾掌令李曉
榮以上年櫄之狂走謂由公有尹吉甫之惑欲論劾
大憲沈諮不從曉榮來避 上答曰爾之欺心文飾
與景曾面謾無異兵曹叅判洪茂績上疏略曰臣曾
見彈於伯曾伯曾之不與臣固也在臣向伯曾之心
亦豈汲汲乎然臣察其爲人事親孝事 君忠忠信
朴直有古直臣之風假使伯曾惑後妻不慈子則非
一朝一夕之所爲其漸必久然數十年來宗黨士友
之間只聞居家善行而已絕無絲毫纖芥之過適會

其子因狂出走乘釁逞憾正當其機甘心者衆不疑
者少蓋緣伯曾天性抗直觸犯衆怒之故也頃年臣
之一子因狂疾死今聞晩榮之子亦赴水死不幸之
變人所難免迫於構誣不思自反是可恐也孰不可
恐也 上答曰近日朝臣杞平之事一不稱寃卿獨
無隱言彼有私告君之辭固當如是但恐或言鹿者
被其陰中也仍賜虎皮以褒之時公位在貳卿而
上乃舉爵號而不名所以示優異於諸臣不但一時
伸其所遭之誣而已也丙戌有姜氏賜死之命公以
副提學劄請貸死是年春夏病日益危 上遣醫問

疾其亟也疏請以弟之子椮爲後且以子欙妻蔡平
日凶悖多行無禮於其夫作遺書絶之前夫人全義
李氏掌令慶禩女有一男卽欙二女適進士鄭晩世
察訪申愰後夫人連山徐氏贈叅判澍女無育椮官
刑曹正郞有二子曰命聃郡守命咸新闈文科嗚呼
世之推公爲古之遺直歷數其事皆磊磊落落有不
待辨說而明乃若履朝霜而衣蘆絮固古今之所或
有亦人情之所易惑然公之所遭出於仇怨斷斷之
日白於見彈者之疏旣足以發明其誣枉至於聖
批數行語天日照燭更無毫髮之遁情公之謝疏所

謂橫被惡名若傾東海而洗之者誠自古君臣所罕有之際遇復何恨也公以宿素重望獨持風裁久爲朝野之所顒印而位終後於下中之人世之談者不能不以直道寡合爲當日朝廷惜之雖然以漢廷臣論之不冠不見者雖不得封侯拜相乃有社稷臣之褒人主之所倚重豈但在官位之崇庳耶古人有言若使汲黯當武帝末年周公之圖將不賜光而賜黯然則安知 聖祖之意亦或如此也耶昔余先人出公門下余以穉蒙亦嘗拜顏言論風采猶想其一二今者命聃兄弟以公神道之銘託余余於此何足以

當之哉然尚幸其載名於記德之末不敢終辭而若世系官次內行外治凡可以記譜牒詳家狀者皆不書特書其言事之忠决退之勇見嫉之謗所以明主聖而臣直知臣之莫如　君夫豈壹爲公而已哉

銘曰

聖祖龍興羣彥雲從朱門甲第咸紀功宗矯矯俞公獨稱直臣氣欲折檻志在批鱗霜嚴日高鵰鶚當空位雖不極望則愈隆有犯無隱旣盡其職道之難行勇於去國匪　君舍公匪公忘時以退爲諫如諫以尸身居南畝心結　北辰辭榮謝祿章奏猶頻奚止

責難亦多誅姦梟草孤芳從古所嘆駭機欻發謗欲
薰世惟　君聖明白黑昭晰如玉其質琢磨彌光蠅
矢之點翟之何傷自公下世將六十載紀墟無文非
緩有待公有二孫克承厥詒旣請節惠又乞銘詩鑱
之堅石以眎後人永懷風聲終古如新

大司憲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桑字文伯號松郊系璿源惟我　太宗恭定大
王有第二子曰孝寧大君諱補當易儲之際遜于
聖德其迹隱微民無得以稱焉四世而有諱浩始仕
于朝爲禮賓寺別坐贈司憲府執義是生諱彥師洪

川縣監贈吏曹叅議是生諱愼誠司饔院奉事贈議
政府左贊成是公三世贊成之配原州邊氏副司果
克誠之女贊成公蚤棄科業專意踐履之學不試而
歿士林惜之公以隆慶壬申歲生其在幼已如成人
甫成童受學於李教官大淳冠後請益於牛溪成先
生之門先生歿卒業於沙溪金先生而以愼獨齋金
公爲友討論經史講究儒書而尤用力於禮學萬曆
癸卯登上庠光海初與太學諸生爲牛溪訟寃斥鄭
仁弘構誣晦退兩先生之罪削名青衿錄通文八道
壬子登明經甲科拜司宰監直長癸丑陞校檢乙卯

始除兵曹佐郎被仁弘黨劾罷越十年壬戌又除兵
郎不拜癸亥春 仁祖改玉首拜正言論相挺相弘
耉以下不以其黨惡濫其誅劾尹暉金尚寯朴東亮
等不以其親知貸其罪陞獻納選知製敎廢人袒之
跳主全恩遞拜副修撰陞校理移吏曹佐郎廉察關
東甲子陞正郎以忤旨人擬望坐罷賊适反扈駕至
公州敘拜副校理劄曰李貴覘師臨津見賊奔還而
臺臣只請副將以下按律貴不可以貴勢獨免不許
賊平又劄曰李安訥黃致敬有不分逆順之言兩司
不劾風采掃地請並遞聞者悚然拜檢詳陞舍人乙

丑移執義兼輔德以贊 世子冠禮陞通政拜承旨
自同副至右丙寅移吏曹叅議内需司移文係相訟
者一切不署入侍極陳内司憑依征利之弊且請革
罷以示王者之無私 上雖不許優容之丁卯正月
虜兵犯境諸臣請入江都公以諫長啓曰警報纔到
不可遽爲出避計使人心波蕩請 上進駐坡州亟
斬首倡去邠者不從又啓曰去邠之計已不可止請
東宮分朝南下以係民望從之 上旣入江都虜使
劉海來公曰不可引入行都使知虛實 上將親接
公曰不可以千乘之尊親見犬豕之小醜朝廷命官

降虜將弘立等子公曰國雖阽危豈忍爲此因弘立私書送重幣於虜公曰此不足以感虜心適足以增虜勢臨津無防守之兵請令體察使張晩遮截弘立等從劉胡來請懸首藁街以折驕虜之氣皆不許以棄城偷生請平安監司尹暄正法許之以主和誤國請李貴崔鳴吉遠竄以營救尹暄請金瑬李貴罷職並只推考以議勘莅盟張皇熒惑請李景稷削職以使虜恇怯請姜絪削版皆不允司諫尹煌以抗疏得罪典翰姜碩期以救煌黜外郡公以城門閉言路亦閉力爭得寢劉胡以絕　天朝去正朔爲言朝廷將

改國書爲揭帖公曰雖以揭帖爲名不書年號是亦
去正朔與憲府伏閤爭之不得劉胡以莅盟來有刑
馬殺牛之語公曰 上若莅盟是與絶 天朝無異
力爭半日終不得以連章未停而盟事將完引避請
罷不許又與諸僚三避一疏極陳當退之義 上慰
諭不許適有以 上在憂服爲解於劉胡者命大臣
莅盟旣盟後賊兵雖還猶肆殺掠公啓曰廟堂唯恐
一賊之見殺申飭諸將勿令勦擊今日之事雖曰爲
生靈計適足爲魚肉之計請急抄精鋭禁遏旁掠
上採納焉公於 行朝始終在諫省竭忠殫慮隨事

死爭而柰朝家從者少不從者多從其小不從其大
是以其於國家成敗之筭無大損益然而屹立乎舉
朝㫁靡之中使一國人心能知利義之有先後者寔
公之力也賊退還都以不能盡職引咎遞是後連除
諫省玉堂之長銓曹之佐或拜或不拜辛未以左承
旨論李貴䄂進華人私書之失請還下其書不許而
元宗大王追崇之議因此起三公力言其不可 上
命收議廷臣公曰事有疑然後方可收議今大臣皆
以爲不可不當收議封還傳旨 上命奏請 天朝
公又封還至再三玉堂上劄爭之 上以玉堂爲脅

制初命金鞫改命遠竄公又皆封還　上問政院臺
啓中昭穆之說予學淺未解承旨爲予詳陳公以自
成廟至　宣廟爲二昭二穆對　上答曰古今安有
無禰位之廟又安有二高祖之廟承旨徒知營護臺
諫不以實告君古之指鹿爲馬無足怪也公待罪適
會以災異求言公更申前說　上爲之寢前命雖然
上以追崇爲尊親之大節將不成不已公旣積忤
上旨特除公州牧使臺臣爭不得先是公之子之恒
以太學生封章爭追崇至是李貴斥公曰李棨教子
呈疏欲令　君上屈於其子封還傳教此　殿下不

嚴之致　上入其說正言尹鳴殷疏言公以直補外
上曰李棨下問之事不以實對指鹿之教略無愧懼
可謂無忌憚之人乎欲從重論罪以重國體政院議
啓政院委曲開陳仍又封還事終得寢然　上意猶
有所蓄適政院因他事有封還　上曰爾等欲學李
棨餘習乎公以嚴旨荐疊在外官亦不敢辭遞後銓
曹輒以公注擬於清要而恩點不下者四年公尤不
安求出舒川郡守監司李安訥書其考曰清如玉壺
惠似春風又褒聞其治行丙子擢拜刑曹叅判舒民
爲之鐫崖石頌德是冬虜大入扈駕入南漢以協守

使登城守堞知國事無可爲與同志諸公握手痛哭而已及駕還都朝廷論前斥和諸臣之罪公上章自劾曰臣於丁卯妄斥和議前春之事雖不得與若其本心猶夫丁卯獨脫罪案寧不厚顏自此每語及時事慨然流涕曰下城之日不辦一死淹迹華貫有愧初心苟非係　君德闕失關國家存亡者吾於今無可發口言矣以扈駕勞陞嘉義力辭不獲連長兩司亦固辭久之論失律諸臣並請如法不許論僨國大臣並請圍籬亦不允戊寅長玉堂劄論柳碩等構誣金公尚憲之罪爲邪黨所劾遞己卯　上特除公鍾

城府使諫院啓請還收　上答曰李某善治使北民蒙惠可也廟堂連劄得寢明年庚辰又特除驪州牧使未幾拜江原監司辛巳還朝掌教冑三年癸未兼元孫輔養官甲申以副學入侍時　上久廢經筵啓曰目今天災時變民瘼邊虞無非可言者請先格王心殿下三經大亂丁卯甚於甲子丙子甚於丁卯而猶不警惕今若有亂必甚於丙子天意向背人心離合只在　殿下一心繼自今請開經筵以講治心之法退而上劄論存心養性之方端本清源之道縷縷數千言　上以嘉言至論奬之其在憲職閔應亨

極言沈器遠縱恣曰李某素稱諍直亦未免含默公自劾曰應亨之盡言不諱忠讜可尚俞伯曾論李景曾貪鄙以兩司之不劾爲言公又自劾極稱俞公之忠直其許人善而不自護又如此時昻位有鈌廟堂請陞亞卿於刑判以待卜擧公爲首徐公景雨以次受點因以入相　昭顯世子之喪請從古禮爲長子斬衰三年不納又請停三十日除制之限以公除之服至期而除格不行乙酉六月　上命召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公方病暑危篤舁至闕下旣入　上以擇立　世子爲問公對曰　宗社大計但有經常之道

若有變易人心必惑未及畢說鬱熱昏塞暫退廊廡
氣定欲入則已罷對矣後　上因他事下教曰李棨
託病徑出臺諫不論可駭兩司引避批旨甚嚴筵臣
大臣交章申辨乃得解公具疏乞罪　上優容焉明
年丙戌卒訃聞弔祭如例葬于衿川三聖山先壠越
四年己丑改葬于同兆以再叅從勳贈左贊成以子
之恒從勳贈領議政嗚呼此公立朝之本末也若言
其居室內行丁贊成公憂翌年喪配自以衰麻在身
不莅斂殯雖以沙溪公父子之守禮每稱公此事以
爲難常以早失怙恃未盡志物之養爲至痛家雖貧

時享秋禰未嘗廢闕末年嬰疾不能躬奠則俯伏席末涕淚橫迸觀者感動其在湖郡庶妹在隣邑遘癘公促駕往其家使人要於路請必無來公曰我無父母豈以傳染爲慮不自救同氣之病乎惡關節未嘗把筆作私囑書愼取與無名之饋雖微物未嘗受少而勤學長老如一雖公務倥偬之際如得少暇整襟危坐且讀且思訓誨後生輒誦而授之禮家之微文奥義服習講究必通而後已大夫士凡有疑難必就公而正焉平居若無疾恒處於外肅然終夕無懈容待人盡禮不以微末而忽之其以受學來者雖童穉

必正衣帶見之及門之士有掌令鄭瀁進善申碩蕃
等知名於世及其病亟子弟迎醫公止之曰以尼父
之聖晦翁之賢壽不過七十餘吾無其德希過其壽
則豈不妄耶世之談者或以公位不滿德屈於下中
之下不得盡展其所蘊致深惜焉然以余觀之公早
自樹立進退以貞獨持風裁見憚　上下忠著畜君
義大尊周淸議不泯國脉有賴藉令公得君而行政
其爲世道重輕顧何以進於此哉公初娶稷山趙氏
生員稷之女不育再娶長水黃氏翼成公喜之後學
生佑之女秉德履禮婦道甚修有一男一女男即之

恒副提學女適應教李海昌二娶高靈申氏學生得濬之女有一女適郡守趙億側室二男主簿之憕之恢副學有三男牧使元龜縣監重龜都事徵龜諸孫以下總百餘人公之下世甲子將一周麗牲之石尚闕紀德之文公之曾孫承旨震壽判書益壽以其先大夫牧使君之狀授余使之屬辭余以不文辭令其弟正郎有壽又以其諸兄之命來曰願有藉手歸報諸兄余於是不得復以耄昏辭叙而銘之曰

太支第二是爲孝寧遜于 聖德周之仲雍福履悠長以及雲仍延延八世乃有我公尋師問道德成材

達自在儒冠已距詖說彔乎登朝言議風發義斥和
戎禮諫祟昵直道寡合郡紱斯頻玉壺春風題品騰
聞乍出旋召以詘爲伸維　王之明維臣之賢及于
丙丁冠屨貿易覩於斯世唯有痛哭事無可爲余將
安適俾也難忘衮職之闕請誅僨國欲成朝廷守經
建儲同黃翼成不撓者直不貳者忠雖言不用於國
猶光睠彼衿陽衣履攸厝表墟無述來者何攷我作
好辭維昭美故刻貽菸菸風聲不沫

工曹叅判李公神道碑銘

李公仲習其少業公車也余與之同筆硯同成辛卯

進士其中歲還鄉也又與之居止相近還往者屢年以此知公最詳且深以言其世德大父左贊成延平府院君忠定公諱貴伯父領議政延陽府院君忠翼公諱時白皇考戶曹判書延城君忠靖公諱時昉父子三人勲業奕舃忠勤則唐之郭氏篤厚則漢之石氏故其羣子弟斤斤修飭絕無紈袴敖放之習家教然也以言其爲人宇量寬弘與物無忤而臨事取舍毅然有不可奪之志智慮過人策事多中而謙退若虛未嘗有一毫矜高之意平居和樂雍容鄙倍之言不出於口暴慢之色不設於容事雖有甚可怒者終

不形色辭待人一以誠信無親疎各滿其意以此在
儒冠游庠序人已以公輔期之忠翼公最器重之事
有疑輒質問且曰可代我任者此兒也以言其家行
忠靖公無恙時公兄弟四人各已婚宦而同在膝下
怡怡如也旣孤追其先志之欲退休于潔城也同歸
而守制旣終喪分居十數里之間會合常多離違常
少公至暮年猶以爲未足也更築室於伯氏之家旁
爲相守終老之計詩云兄弟旣具和樂且孺兄弟旣
翕和樂且湛此之謂也雖没世之後聞其風者亦可
以油然有友弟之心矣以言其官業三任戶部郎莅

職殆十年前後爲官長者無論人品緩急分誼親疎皆以剛明練達許公凡除外郡者八輒請留以自助焉其宰邑也聽察之無遺剖决之如流固自絕出於人若其爲政之本則不在此甞曰擧家仰俸祿亦已足矣以此朝夕饔飧之外凡親身被服之資率皆取辦於家私親戚知舊有以貧窶告則曰身食於官穀餘於家是亦因官得之者使之隨多少取去此其律己之嚴又甞曰爲守令者私備賑穀未必正道且因以要賞可羞之甚以此哺飢雖多其報上司應朝命如干而已其後銓官將以私備之多寡爲高下其賞考

閲文簿得公在慶州時所報歎曰當賑時小郡末縣
亦或至累千石以慶之大僅十數石意實有在不報
實數可知也彼以多備受賞者獨不愧於心乎此其
立心之正且公平日以屬託爲大禁雖親交密戚位
在要路則未嘗造請故前後之外除頻繁非病鄕則
弊邑皆非公意之所及以干譽爲深耻民之常賦未
嘗停貸邑之例入未嘗減削唯推誠守法爲所當爲
而已故在官舉措自有以服人而旣去設置皆可爲
後式嗚呼以余觀公之所存其敦厚足以鎭物其忠
信足以託重其寬大足以容衆其謀畫足以斷事其

廉潔足以礪俗其治理足以救時求一時廊廟之具
宜無踰於公者然公以不得題名於紅紙踐履之職
唯郎署與州郡晩暮之後實績自著公卿交薦始有
亞卿捴戎之拜然猶不足以盡公之才猷且已侵尋
於衰遲而未匝歲去朝天又不慭遺所可紀者止於
斯而已其可悲也已昔公捐館余操文以哭之已以
後事許公今公之胤益著以狀授余曰敢以墓刻爲
請噫此余素意烏可辭也按狀公諱慣妣貞敬夫人
清州李氏學生守儉之女以天啓甲子歲生於倫序
爲仲年三十二始補典設別檢歷濟用直長造紙別

提刑曹佐郎戶曹佐郎正郎均田郎南原府使忠勳都事尚州牧使以政最賜馬以捕得截上供賊加通政階驪州牧使潭陽府使慶州府尹門蔭之尹是府用特選也繡衣啓褒又命賜馬奬諭之書有慈祥豈弟廉操自勵等語時朝家議薦人才擧公者最多有擢用之命又議薦將帥金相國壽恒首擧公判决事刑曹叅議湖西兵馬節度使戶曹叅議朝廷滋欲進用公凡南漢守禦江都保障之有闕未嘗不擧公名大臣且有爲之言于 上者特陞漢城右尹左尹以特進出入經筵兼都捴府副捴管畿輔捴戎使工曹

叅判未幾朝廷有大進退公亦不安在朝先乞解兵
柄出羅州牧使引病遞除安東府使以不樂莅事彈
罷壬申五月考終于洪州舊第以遺意葬于保寧孝
峙先兆之旁初配申氏洗馬翊隆女有一男義著早
歿次配朴氏承旨安悌女有一男益著通政牧使三
配李氏奉事維楫女有一男奎著亦早歿三夫人葬
在公墓之旁岡別有表義著一女適都事任泂益著
嗣公以再從子沇爲後銘曰
延維大家兩世三勳條葉被澤可及仍雲矧公之賢
其子其孫公之始仕乃庇以門及後歷試其發由身

職辦劇郎政穌凋民羅都是鼇湖閫且分績茂望蔚
僉舉泉詢班晉貳卿柄掌三軍難得易失儵忽之辰
舍之則藏殁于丘樊匪年不多匪位不尊未盡者才
未報者　君然公可傳亦足聽聞公有能子請述墓
文我言不華庶質後人

刑曹判書貞穆金公神道碑銘

公諱禹錫字夏卿姓金氏籍尚州鼻祖高麗甫尹諱
需奕世公卿至麗季有諱祿中元朝進士後封商城
君守門下侍中是生諱先致以儒將討平紅巾賊與
二兄得培得齊俱稱三元帥策功封商城君又以平

倭功加賜勳號改封洛城君其後四世有贈左承旨諱長琇是生贈吏曹叅判諱洪是生大司憲諱德誠當光海廢 母立大節搘棘南北者七年 仁祖改玉首膺獎用選廉謹卒贈吏曹判書謚忠貞是生弘文館修撰贈禮曹判書諱卨配延安李氏延平府院君忠定公貴之女以天啓乙丑生公登辛卯別試丙科壬辰分隷成均館旋以貧窮陞典籍自是歷職內則禮曹佐郎正郎叅判兵曹佐郎正郎叅知叅議叅判刑曹正郎叅議叅判判書戶曹叅議叅判工曹叅判諫院正言獻納司諫憲府持平掌令執義春坊司

書文學泮館直講司藝司成宗簿寺正銀臺自同副
至知申掌隷院判決事中樞府僉知同知知事漢城
府右尹左尹判尹兼帶則春秋館記事官參修　仁
祖實錄記注官編修官五衛將都摠府副摠管義禁
府同知知事提調則造紙署典設司奉使則問禮官
湖西災傷敬差官燕京冬至副使遠接使差任則訓
鍊都監郎廳　莊烈王后國葬都監堂上外則黃海
平安京畿都事安東府使定州洪州星州牧使原襄
黃海京畿觀察使開城留守公家承舊德自出名門
生質既美服習有素不煩教督蚤有嶷然聲忠貞公

奇愛之曰興吾門者必此兒及忠貞之喪公年未成童諸長者欲不制服公自請服之其稍長也公之伯舅忠翼公時自最器重之常以公輔期之人亦稱公酷肖忠翼弱冠文藝已成發解輒居前列旣釋褐自戒于心黨論終必爲國家淪亡之禍凡朝議有左右涉於黨目者遠之甚於避臭然於事理之所當然公議之所同然亦未嘗以觸忤於時嫌礙於已有所退託也承宣擬望堂下則唯三司亞長公於乙巳職在司成　上特擧公名而授之於以見　睿簡之有在也安東爲府自古重鄕任之選中歲漸輕公莅府聞

鶴峯金誠一孫烇素負鄕望署爲座首時年七十餘卽起上謁出語人曰我城主政治洒然實合吾意吾安得不趨命此汝南南陽所以能使范孟博岑公孝樂爲用於郡朝者公之治理於玆可見其大體也其赴定州未匝月李相公尙眞判銓以爲金某不可置遠邑遂有關東方伯之除旣按道刱牙兵以備緩急勤賑政以濟窮餓及瓜遞道內軍民樹石紀德後因朝禁埋之復於路旁磨崖而刊頌焉乙卯以時事嬗變不樂在朝出洪州因朝命有增堞浚壕之役丙辰差節使赴燕例贈金帛盡散於下卒槖中如洗丁巳

復命退居于高陽小築號以歸來堂慨然有倦還之意冬以承宣擢拜漢城右尹亦出特簡庚申以鞫廳勞加嘉義其按海西也年穀大侵而殘民無流離之憂客使三至而下戶無誅求之苦節用愛人爲惠之博如此壬戌之拜知申也正言俞命一劾公請遞先是閔驪陽維重與公有嫌方帶尚方提調知申亦例兼副提調故命一以公爲忘嫌聯席發此論而公與尚方郎僚有相避初不帶提調命一臆度妄論校理吳道一備陳公清操治理斥臺評無據　上深然之命一見遞公亦辭遞知申後銓曹更擬命一於臺望

閔左相昻重又陳命一爲人求罪之狀銓曹全無公
論之失命一因此不得入言地而公猶蹙蹙不已再
授知申皆固辭不拜後五年復授乞解尙方例兼得
請然後始謝命其在開城也節縮私費廣殖公儲旣
償前貸且裕後需保釐有方官民俱穌旣歸亦有去
思之刻以陪從　祔廟陞資憲巳巳朝家有大進退
竄逐紛然公方帶金吾以配所之多與善地忤時議
且以緩治金萬重獄臺啓請罷　上只遞金吾公引
疾退歸于歸來堂四月　坤宮遜于私第公封諫疏
以上政院曰有職人當叅庭請不當陳疏翌日奔入

京中庭請巳罷疏又有禁公以當國家大故位在宰列不得效臣捄之忱爲終身之大恨感憤涕泣杜門屛迹爲自廢計八月黨人飜庚申逆獄罷保社勳公以例降資旋出牧星州辭不獲赴任庚午解歸辛未七月十一日易簀于京第訃聞賻祭弔如令八月葬于長湍府松西先兆之次越四年甲戌黨人伏罪復庚申勳籍又以例還授公資職配貞夫人豐川任氏贈左承旨衛伯之女生以天啓丙寅歸以崇禎癸未先公十三歲而卒婦德咸備不可盡擧擧其重者每當先祀親按刀俎達夜將事至其晩年亦未嘗自

逸休曰祭先古禮所謂受福之道爲人婦者何敢不
盡誠以士夫大家諸子女之輪行祀事爲非禮不但
贊君子嚴奉先亦且戒後人守家法詩人所稱君婦
莫莫禮儀卒度者殆近之矣三男長濡進士有至孝
純行前後居憂過毁殁于後喪禫中 今上己卯命
旌閭次演早闈文科出入禁近方爲忠淸道觀察使
次浣進士方爲戶曹佐郞側室男潤諸孫男女若而
人公姿儀凝重氣度整肅故望之者嚴敬對之者知
其有厚德內行純篤故其事父母也當[illegible]昏寢興之
際歛衾擁篲必身親之雖至年艾而官尊未嘗有異

素性恬靜故其在儒冠未嘗有徵逐朋從之樂家人
有處子之稱旣出而仕公故之外未嘗叅訪名塗之
人閉門自守蕭然如寒士操持堅貞故不受人推挽
身名常在通塞間陞進資級多出　明主之特拔不
入人標榜時事屢變進退靡常而能自超然於世網
之外自律甚嚴故竿牘之託未嘗及於人人亦未嘗
及於已立朝四十年居無紀綱之僕出唯欵段之乘
處心和平持論謹厚故居臺閣久矣未嘗有激發之
擧偏頗之言尚友古人每以呂徵仲范淳夫之無黨
自期於書至暮年猶不廢布筭誦讀於詩文尚氣槩

不用陳腐語然未嘗自處以文人人亦不知其所有
平居專事歛晦未嘗求知於人而先輩長者素號有
鑑識而許與之者亦多同春堂宋先生之在鄉也逢
人自京來必問公安否曰藹然有赤子之心者唯金
某而已昔我　孝廟於羣臣之進見者留神而垂矚
鑑別而奬厲之丁酉歲公自關西還拜正言　上曰
久不見正言其好在耶此雖宿德舊臣猶難得於
君上公以眇然小官乃承殊眷公之所以得此固自
有異於人惟我　聖祖愛才之盛德實一國臣民所
以追思永歎沒世而不能忘者豈但公一人感激知

遇之私而已哉今觀察君以余於公有平日臭味之
近以佐郎君之狀授余託以牲繫之文余旣辭而遂
叙之系以銘曰

孝廟在宥作成多士羣材蔚然乘運並起曰有金公
亦際斯會位卑年少 天眷已大唯公報國一味謹
身在家無私在朝無偏竱心奉職所處有聲受知
三朝致位上卿十數年間朝著多故如風振地靡有
靜樹惟公如玉無玷無瑕罪罟不及公議莫訾生褫
鞶帶殁復章綬世自推遷在公何咎睠彼臨湍衣履
攸藏紀實表墟可闕銘章有子克賢繼位于朝載鑱

貞石永眎遥遥

吏曹判書忠肅李公神道碑銘 甲申

今上之十五年己巳四月雙栢堂李公世華君實納嶺節歸西湖田舍聞 坤殿將遜私第驚起詣闕初欲獨疏且聞罷散朝士齊會平市署着吳判書斗寅以下來者八十餘人公遂與諸公相議草疏朴應教泰輔執筆書疏入至暮批不下公曰此會亦一朝廷不可一疏而止當以得請爲期夜向二鼓闕内火光如晝傳呼之聲振地命設 親鞫于闕庭吳公及公以名在疏前列朴君以寫疏俱就鞫 上問製疏者爲

譙公曰秦輔唯執筆耳命意措語實臣等之爲 天
威益震拷掠殆絕公抗聲曰臣平日願爲國事死今
得所願第恐或累於 聖德且臣罪雖罔赦付諸一
獄吏治之足矣達夜親鞫不暇有傷於 玉體乎聞
者謂之刑諫翌日命竄定州出獄士庶塡街爭願一
覩暮宿都門外薦紳章甫知與不知競來候問擔舁
七日到金川病益篤不能言待少蘇三十日始到配
未幾恩釋還坡山先塋下爲終焉計甲戌四月 上
大感悟中拜公爲大司諫俄擢戶曹判書固辭不起
聞差 坤殿復位都監提調愴然曰吾爲 坤殿呌

闈當死而不死獲覲今日將董重冊之役此其可辭
行詣近郊又有守禦使之命入京都民聳觀咨嗟父
老或有垂涕者嗚呼已巳之事風霆猝發觸之者糜
碎聞之者魄喪而觀公置對之辭甘心於自當一死
不忘於上格　君心旣無撓屈且無激發理直辭遜
委曲如法筵之上吁咈之際當其時　天威之少霽
及後日　淵衷之大覺俱不可謂非公之力其膽量
之大忠款之篤誠是　社稷之衛豈特慷慨一疏之
爲可尚而已哉余與公早有同朝之喜而猶未之相
熟也歲甲子同使燕往返萬里得公甚悉及甲戌更

化相周旋於廊廟者又三四年雖未敢謂公之知余
余則自謂知公矣今公之胤都事廷晉齎狀踵門以
公神道之文託余公弟執義君世維以書申請噫公
弟若子必知公遺意然則公之知余亦可知矣余於
此其何忍辭按狀公籍富平曾祖諱繼祿兵曹正郎
特贈吏曹參判以壬辰倭變助守延安城功也祖諱
德純稷山縣監贈吏曹判書考諱熙載　長陵參奉
贈左贊成兩世追封以公貴也妣贈貞敬夫人驪興
閔氏同樞伏龍之女生父諱以載明經有志行以孝
聞丙子亂後不應擧而終配扶安金氏麗朝文貞公

坧之後鍾城府使諱致遠之女鍾城公光海朝以正
言入對極諫脫帽帶而出世稱其直節公以崇禎庚
午歲生年十五爲後於伯父參奉公二十三登上庠
後五年擢文科選承文院正字轉至博士兼奉常直
長薦拜注書陞典籍移禮曹佐郎遷兵曹判書金佐
明請久任過半歲拜正言出平壤判官坐事編配及
赦還金公辟守禦從事丁閔夫人憂旣吉復辟從事
拜兵曹正郎掌令出洪陽縣監縣復爲州例陞牧使
上命極擇廣州府尹加望授公守禦使李公浣每稱
公爲我師及遞命巡撫湖南海防歷戶曹叅議承旨

上疏極言同春堂宋公追削之論之爲醜正且言尹鑴縱恣權大載承順之罪兩司交章請竄 上只命削黜旣叙中批再除慶尚觀察使政院啓遞除判决事臺臣劾遞俱以前疏也出羅州牧使 上臨筵曰李某才器足當一面近不擬於藩臬之任何也銓曹不得已除黃海觀察使庚申更化擢拜平安觀察使改拜本道節度使復拜觀察使朝廷知公可託以腹心爪牙連擬兩局大將之望臺臣有以釁言中公連疏得遞還拜刑曹叅判出咸鏡觀察使以燕行副价召入爲戶曹叅判復命拜全羅觀察使病遞除京尹

揔管皆移疾不拜出長湍府使移慶尙觀察使前後
三除也旣赴任以杖主家差人有嚴旨遞歸乃有已
巳疏事及被新渥　坤殿冊禮成進階賜馬兼知義
禁府事以折受之獘賞賜之濫上封事切諫有嚴批
待命禁府俄賜開釋兼知經筵　世子賓客時朝廷
選淸白吏公以廉謹被選進階拜判義禁府事兼内
醫提調病遞地部轉工刑吏三曹校理柳鳳瑞斥注
擬微事語極謬戾諫官筵臣並白公忠藎以言者爲
誣公猶引咎遞拜判尹兵判又疏陳賞典之過越語
多直截命罷職於是公年六十九盡室出湖上曰今

歲云暮明春則吾年至矣雖復策勵朽鈍終無益於
國事何徒壞禮坊而犯國制乎對樹雙栢於庭日哦
其間特叙判尹叅贊不拜命敦　莊陵改封事公雖
將乞身不敢辭召役即赴竣事進階拜禮判引年乞
休歸高陽村舍遞授叅贊聞　上候違豫舁疾造闕
下復判兵曹七辭不許留疏徑去坐罷特叙除叅贊
聞設　坤殿議藥廳又舁入除刑判卜相議藥罷即
還復除吏判連章固辭以大政過時又坐罷有末疾
不遂爲便醫入京　上遣御醫賜藥物病浸谻卒於
寢即辛巳八月十五日也訃聞　上震悼所以加郵

者甚至館學生序班來哭平日部曲咸集于門失聲
而歸 陵役時工匠皆來致賻十月葬于坡州先兆
之次 上加恩贈領議政以坡州儒生疏合享于豐
溪忠烈祠又命旌表門閭賜謚曰忠肅公長不踰中
人儀觀嚴重嶷然如山岳沈毅篤厚有忠孝至性濟
之以救時之才具受知 顯考最深及 當宁嗣服
遵 先王遺旨許以國器力保於衆咻之中特簡於
久廢之際及國有大故樹立倫常永垂千秋其他居
家處官內行政事之美不可勝悉亦不必書也雖然
以余所嘗共事與親見者言之赴燕時入遼界雪大

下寒特甚從人僵死於道者相繼公輒停轎雪坐具衣歛屍雖夜深必使舁及宿所曉起見之凍死牆壁間者又相枕公脫所著歛之以毛薦褁之不足則割轎帳益之胡人聚觀嗟歎曰仁人也前者東使之至於斯見有立死於馬前而若無覩者矧肯親歛其屍若是乎公之仁心仁聞感動殊類者有如此其按嶺南也內司折受章下本道者相續跨連數州官稅大縮差人作挐咆哮所經如兵火公數罪杖之馳啓極論　上敎之嚴有不敢聞朝廷爲之惴慄余約諸公共爭叩頭力陳乃得解此固我　聖上轉圜之盛德

在下者所仰恃以盡言然公之必能伏節死義可以先見者有如此其判度支也有唐豆錫内入之命入侍啓曰此物之入無名臣決不敢承命開陳累百言上爲之寢其命余進賀 上前曰凡今朝臣職在有司則例皆奉承 上命而已今某能至誠規諫 殿下嘉納其言老臣覩此盛美不勝區區獻賀之忱天語温諄應答如響公之務積誠意力能佪 天者有如此淸白吏之選也余管其事此乃六十年久曠之擧雖先輩長德節操表著赫赫在人耳目者評議經年或不能無異同之言至於公衆口翕然一辭稱

許此在公雖一節然公之誠心實行見信於一世者
有如此且我國士夫以京爲家以祿爲養以終其身
其能食其力而休其老者尠矣若公去職則輒歸田
手把鉈鎛身親播穫自服野覈之勞故能不濡滯於
進退之際年旣至卽乞身雖連授以兩銓恩旨與嚴
命交下終不起其亦高於一辭吏書比鳳翔千仞者
矣公居常愛酒遇輒引滿在度支日有旨戒麴蘗斷
飮者六年乞休後始細傾矣議者或以公名入金甌
未果延登爲世道惜以余言之公之卓然大節固無
論已若其旬宣五路踐歷六部績庸之在事利澤之

及物者多矣樸直之稱氷蘗之聲在朝亦無二乃於晩節又以勇退終焉設令公更贊辨章顧何以有加且身後寵贈蓋　聖上用嘗欲以命公者幽明之間抑何異也配貞敬夫人薛氏玉川府院君繼祖之七代孫學生時望之女幼有異質長有淑德事尊章奉君子勤於朏洗勞於旨蓄至於簪珥衣服無少靳也遇諸姊妯娌和氣藹然處妾媵婢僕曲有恩惠宗黨遠近咸稱道之生先公三年年二十一歸公卒先公三十一年葬祔公同塋而異墳一男即請銘者二女適縣監朴世集叅奉金台壽側室四男萬戶廷賢

廷良廷善廷壽三女長適僉使柳尚萬次幼廷晉以
從弟之子亨元爲嗣銘曰
富平之李肇自麗初大臣颺聲垂後裕如世承厥緒
子父繼相前後疏封功莫與尚入于 本朝文籍蟬
聯曾公倡義與醃守延維年不永哀贈有誄維祖維
考德崇位庳其積旣久其發宜大篤生夫公邦國攸
賴竭其才誠獻其忠愛受知 兩朝登致卿宰國有
變故大節始卓不遇霜雪何知松栢 母儀大倫得
公而定同事三人公獨無恙 淵衷一悟公復入謝
長秋再正公復入賀公初正諫逆于 君心久而乃

從見感之深志身奉 上維公之貞更也皆仰維
君之明 君臣合德期躋大猷冢宰司馬柄任實優
事之難平從古所記以公位望猶莫如意公年亦至
遂告歸休浩然之行其誰得留民之無祿天又不遺
寵贈上相禮享忠祠念公始終衆善備矣舉其大者
他不一二公有一子知孝之元紀德贊行以圖不諼
我言無華亦公之志刻之貞石示于無止

左參贊孝翼李公神道碑銘 戊子

全義之李自高麗太師棹後蕃衍昌大名德相承入
本朝有諱承幹慶尚右道都節制使是生諱純全同

知中樞院使是生諱楗司憲府監察贈左承旨是生
諱貞胤進士贈兵曹叅判是生諱公亮忼慨尚名節
在布衣重於士流晩調繕工叅奉不仕卒贈吏曹判
書判書之配昌寧曹氏判校彦亨女以嘉靖甲申歲
生公諱俊民字子修號新菴幼而岐嶷長而卓犖弱
冠藝業大進年二十六擢文科三十三中重試初隷
成均館薦入藝文館内而正言修撰持平掌令大司
憲直講司成司䆃副正司僕宗簿掌樂奉常正禮曹
佐郎叅判判書戶曹叅判判書兵曹佐郎正郎叅議
叅判判書刑曹叅判判書工曹叅判判書漢城府右

尹判尹都承旨左右叅贊知經筵都摠管知義禁府事外而寧邊判官良才察訪黃海都事寧越郡守羅州牧使江陵江界府使平安兵馬節度使全羅平安京畿觀察使開城留守階資憲此公登朝歷職之序也明廟乙卯李樑以副提學始用事公拜正言將舉劾其專擅不道之罪樑嗾其徒擠之出貳寧邊棲遲于外十餘年甲子自羅州移江界樑新敗竄其地公上任日持酒往慰樑大感愧請題詩畫屛有歲寒相對各無心之句其佐寧邊日候戎幕禮數謹甚主將謝曰見公器度非久於人下者他日我必爲公管

下後公擁旄關西其人果以肅川府使負弩矢先驅其莅寧越有素不知書生請見曰方讀書雉岳山中願得三年糧公不問姓名輒與之復告難輸命人載致之後公長西銓居貳席者自言我是當日乞糧書生也公隷泮館有相識者在史局尉薦公及其人居銓郎衆咸言公宜入銓不肯引後坐事廢母老貧甚公分惠四時俸祿及養老之物相續乃歎曰有友如此而不蚤知今日之廢宜矣　宣廟初入侍夜對語及神僊　上問世果有神僊乎左右皆言其虛誕公獨曰臣則目見之矣　上怪問之對曰判書臣元混

平生戒酒愼色年及九十顔貌不衰步履如飛臣則
以此人爲神僊也 上爲之改容公初入臺閣以伉
直忤權姦荐蹈危機至于白首勁氣不少詘 宣廟
中年朝論歧貳公惡其傾軋一無所左右惟敬服李
文成公珥洗滌東西之論及文成沒而黨人攻文成
不已公痛之如私仇每於稠廣中顯言其誣罔旁聽
者莫不縮頸而公視之無如也黨人側目爭欲齮之
而無以中之然連蹇西樞不躡要路趙重峰憲疏中
所謂以李某之倜儻奇偉一言賢李珥則使之杜門
十年云者乃其目見時事而發憤言之者此公立心

行己之大致也大夫人南冥處士植之姊也性度頗嚴而公事之有深愛宛然有孺子慕大夫人壽登九十時公年亦踰耆艾而服勤左右無異少日侍坐雖夜深必俟就寢然後退私雞鳴而起問安然後起公一夜風雪極冽又宿中酒未解侍妾請少休公泣曰是何言也親年已高雖欲長侍其可得乎鄭相國澈居隔牆每曉聞公履聲必起坐曰李判書詣大夫人所矣每見公必拜以致敬公在外有奉大夫人書至者則雖奴隷必使上坐饋酒食及其丁艱過不致毁之年已久矣執禮踰制不覺不勝纔闋服數月而卒

此公誠孝之出於天者也公天姿軒豁風調俊逸與
人交坦蕩無畦畛而望之自不能窺其涯涘長於談
論剖判是非別白成敗無不犂然當於事理卒常伏
一座多識前代故事與人言有若身履其間而目見
之者遇事奮發激昻雖坎窞在前一無所撓避屹然
有壁立千仞之氣居家子弟不敢仰視莅官吏胥未
嘗識面性素簡儉律已極嚴歷官四十餘年位登上
卿而家業不長尺寸居常自著緜布衣家人不許衣
綵服廐不飼善馬庭不植花卉於詩章有所不屑而
時或對景揮洒豪健有奇氣如其爲人善於射藝嘗

於瑞蔥臺閱武居首特賜仗馬拜受右執歸獻于大夫人觀者榮之剛腸嫉惡多見忌於潝訿而若論當世鉅人長德可以當國家大事者則雖素不悅公者不得不推公爲先及其望實益隆枚卜屬耳天遽不憗遺爲世道計者所以重爲之惜也此公素履風猷可想其槩者也公以萬曆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弔祭如例葬于楊州古靈山先兆之次初配八溪鄭氏別坐伯渠女三男有訓郡守從訓都事受訓府使四女適郡守趙宗道承旨趙瑗士人柳澈宣教郎盧克誠再娶坡平尹氏贈左通禮機女一女適察訪李

重緒内外孫曾玄累百餘人曾在 顯廟朝公之曾
孫承旨枝茂狀公言行請于趙大學士復陽撰公謚
狀 今上戊寅歲上請于朝賜謚曰孝翼今公之玄
孫僉知世延命其子堂令聖肇來請公隧碑之銘于
余余生也晩不與公之時接而見聞且孤陋之甚何
從以形容公之德美乎雖然文獻之徵尚有存者前
之重峰趙公之疏稱之以倜儻奇偉後之大學士趙
公之狀稱之以至孝眞淸倜儻非常爲一代殊絶人
物者此可据以爲銘矣銘曰
於皇 我朝作成多士盛極 明宣猶豐有芑我公

之生實當斯會宏材偉器維國之衛發軔伊始觸邪
見遏先蹇後騰位至卿月周流省部歷試屛毗文武
惟用左右俱宜峻潔其操邁往其氣可以大受孰居
公右公於淑慝特嚴分別譬彼薑桂老而愈辣求忠
於孝惟古有訓如公至行㢊追曾閔公有全德皆足
聽聞若言所重尤在事親晩長夏官名入金甌將於
朝夕登贊　王猷輿人顒望猶以爲遲胡靳百年未
究厥施流風遺韻不泯在人以口相傳雖久如新公
多聞孫簪組奕舃永言孝思圖樹顯刻維楊之境古
靈之岡爰有斧屋寔公之藏文追作銘用示千秋不

泐不朽以鴻厥休

左贊成忠靖丁公神道碑銘 己丑

公諱應斗字樞卿姓丁氏以正德戊辰歲生年十四中進士二十七登甲科授繕工直長遷侍講院說書錄弘文館正字著作副修撰選湖堂歷吏曹佐郎正郎正言持平校理應教掌令左右輔德檢詳舍人司諫陞兵曹叅議叅知大司諫承旨大司憲慶尙京畿平安咸鏡等道觀察使工兵曹叅判特拜兵曹判書擢轉左右贊成壽六十五卒葬于高陽都堂山公德性厚重宇量寬洪常有以自守於中人不得窺其際

此公天賦之美也勤於讀書嚴立課程焚膏繼晷未嘗休息藝業已富聲聞日彰而猶自以爲不足此公嗜學之誠也事親孝雖已貴顯服勞左右如幼少時有姊早寡爲之經紀其家至於析箸有引老取荒之義賙給親戚常若不及以祿俸之不足贍廼設義藏以爲拯濟吉凶之資此公內行之篤也臨大事而神氣不動遇盤錯而綜理愈明容止辭氣雖一於寬和或有非義干請則斥之確如也立朝四十年一心奉公病不甚未嘗移告雖家居燕閒亦未嘗優游自暇或達夜思索治理或終日點檢公簿無非經國之要

曾於三邊並膺閫寄籌量事宜撰三道關防錄以備攷閱此公任職之懿也處已以謙待人以恕規人過婉而不迫爲人謀盡其心力自奉雖極簡儉急困無所靳惜爲官長接下僚以信在方伯待守宰以誠雖徒隷之微亦未嘗輕加譴罰此公接物之仁也公雖官位隆高其在冬月未嘗御毛藉曰當我身專享厚福則子孫何賴焉其教子弟恒使執勞役勿之惰游曰子弟之職當先服勤而後文藝此公勗躬壽後之德也以此當壬辰倭寇公之諸孫避兵奔迸雖深山窮峽之人問知公苗裔必相顧濟此可見公仁聞之

及人遠也公之諸子及孫條葉繁衍而文籍連倫奕世貴盛至于今未艾此可見公餘祉之自天申也公系出羅州押海縣遠祖允宗高麗檢校大將軍曾祖諱子伋昭格署令贈禮曹叅判祖諱壽岡兵曹叅判贈左贊成考諱玉亨兵曹判書贈左贊成妣尚州金氏司直壽延女配恩津宋氏郡守贈吏曹判書世忠女生後公一年卒後公八年葬祔公男長胤祚典籤次胤禧觀察使次胤祐觀察使次胤福大司憲女長適趙世龍次適叅判尹仁涵次適牧使權鵬次適郡守李堯臣胤祚四男別提好仁好義好禮好智胤禧

三男好德進士好敬監察好誠胤祐三男好謙好讓
好謹胤福六男叅奉好約正郎好恭司成好寬觀察
使好善節度使好恕進士好悌女孫及曾玄以下多
不悉記公之下世今至一百三十有餘年矣凡有流
風遺教得之於後孫之口語國人之公誦者止此而
已至若賜暇湖堂酬應公私其辭章之可傳者必多
而荐經兵亂文籍散軼今無存者嗚呼其可惜也已
公之玄孫牧使時潤念公節惠之闕贈墓道之無刻
爲之慨然竊歎以崔相國錫鼎之爲公孫好善之外
曾孫也請撰狀上聞賜諡忠靖以九萬之爲公孫好

敬之外曾孫也請作銘載碑以昭久遠九萬雖不敢當亦何敢辭銘曰

祖宗中葉泰運方升 中仁明宣多士蔚興維公生世際此 四朝偉器長德冠于羣僚左右文武無施不可歷試中外績用實大唯於後事猶未之蕆承有裔孫篤於追遠旣請易名又營顯刻樹之風聲百世如覲

兵曹叅判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慶涵字養源號晚沙籍韓山韓山之李自稼牧始大名德相承 宣祖朝有名臣曰禮曹判書鵝川

君贈領議政懿簡公諱增是公皇考也配慶州李氏司直夢龜女以嘉靖癸丑歲生公己卯中生員乙酉擢第選入承文院歷典籍正言持平直講司藝北評事弼善兼校書校理掌令軍器寺正通禮南陽府使有去思碑司諫執義承旨廣州牧使戶曹參議星州光州牧使再受表裏以　聖節使朝天慶州府尹黃海監司戶曹參判京畿監司左尹同知義禁府事以餞慰使遞詔使于境上兼副捴管以修　宣廟實錄兼同知春秋館事兵曹參判光海丁巳廢　母議發以忤姦凶意被彈削版癸亥　仁祖改玉以嘗有舊

學恩召拜右尹兼捴管金吾甲子适變扈駕公州移
戶曹叅判提舉奉常寺乙丑以年踰七十引老乞休
上勉許解職西叙丁卯虜寇病不得隨駕瞻望痛哭
亂定陳疏待罪因感憤疾劇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卒
上驚悼遣官致祭如禮葬于廣州樊川里負子之原
公初娶全義李氏直長義忠女再娶全州崔氏進士
德秀女三娶安東權氏察訪悟女三夫人墓俱在同
州樂生里䳡川君墓左麓並無育以弟郡守慶滉男
判校穦爲後側室一女適郡守辛喜季穦一男通德
郎瑞甬一女適士人申杲瑞甬二男洞方任龍潭縣

令瀁早夭公形貌魁碩儀度整肅坐則危坐立則植立如泥塑人時然後言不妄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百朋之遺庚子懿簡公之喪廬墓三年哀毁踰禮猶以大夫人在堂抑情者多及壬子遭大夫人憂自謂吾年已及下壽死亦無恨晝夜哀哭日食溢糜家人慮至滅性勸加進公大恨曰吾日啜一盂粥人見其然以爲欲自全乃復欲使吾以平人自處耶遂絶粒三日猶躬親祭奠至於顚仆折齒親黨不忍傷其意不敢復言薑桂之滋旣免喪除慶尚監司以老病乞解備局啓曰李某內外之任皆以盡職著稱但衰年

執喪過制致傷不宜劇任請許其辭云公生平立朝言論行事以屢經兵燹家乘多佚不得其詳然先輩舊德耳目相傳者亦有一二可紀公之初拜掌憲鄭相公澈追奪之論發勢將蔓延士林間有立異輒被重譴人皆畏慴不敢言公以爲身居言路不可計私而負公入稟於懿簡公懿簡公方食輟匕箸責勉以事君大義於是不顧梟咻痛辨誣妄 上意頗悟禍機賴以少息李白沙金僊源兄弟聞公父子間言論歎服不已丁巳廢 母收議時白沙諸公立大節將被竄公在金吾議配所乃於公座歎曰如李公輩其

可附時議投死地耶及定配所以入承旨白大珩韓
纘男怒罵公抵啓畢於地臺彈繼發嗚呼觀此二事
可以槩其餘矣公於登朝之初郎逢喪亂以弟佐郞
慶流戰歿尙州隨懿簡公求屍不及執靮於西　幸
及其位望稍高又値倫紀之斁絶阨於羣壬杜門屛
迹幸値　仁祖中興羣材咸奮公則又有甘盤之舊
若可以有爲於世而無柰年至告老終至於聾不啓
其實位不滿其德此實後死者所深慨也詔使朱蘭
嵎之來也自負酒戶之巨朝廷擧公敵之朱先倒椅
下公請闕復命　上曰能復飮乎又宣三大器旣釂

辭退步趨如常公嘗曰人之酒量當以酒後能入講經席出治公務爲準其號呶喪儀者所飮雖多何可謂之量也銘曰

君子之行惟孝與忠孝當竭力忠則匪躬旣竭其力又用其誠旣匪其躬又正其名用誠伊何其大在喪正名伊何其重在綱公於二者可謂盡職銘以昭之期于無極

漢原府院君趙公昌遠遷葬小銘集碑字刻碑陰

前葬地在龍仁神道石旣有文歲亦龍月一陽奉衣冠遷於楊本故山又吉兆洞號金原坐卯徙舊碑立

新岡以官庀顯寵光記其事銘諸後來世人尚此考

再遷小銘 又集碑字

自龍遷楊前旣有記巳歲戊月神道又徙地則名昌原則向癸其去舊山相近數里重銘碑末昭事終始百世之後庶質于此

藥泉集第十八